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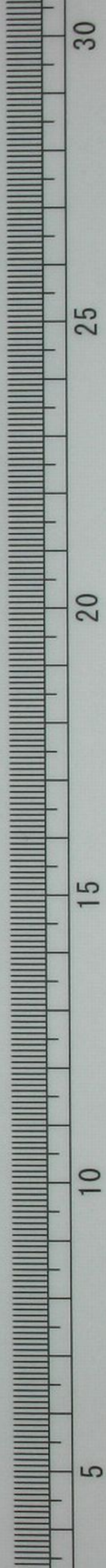


校刻日本外史

織田氏
豊臣氏

十四
十五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98
8



文庫 17
W198
8

日本外史 十四

010185144715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吉庶民寄



日本外史卷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天正二年正月元日。近畿將士盡賀正于岐阜。信長賜之酒。酒三行。謂眾曰。我有佳肴。請侑飲焉。令左右取一函來。置之坐上。眾囁目焉。信長觴柴田勝家。而手開其蓋。則義景長政首也。塗以金粉。諸將皆笑曰。有此好下物。何辭滿酌也。信長曰。吾經略京畿。為二患所礙。數年矣。卿等為吾積勞累苦。以得致誅斃。因各賜刀劍。極驩而罷。佐佐成政留而白曰。臣無似。從諸將之後。叨被洪恩。不知所報。唯願

日本外史 卷十四 德川氏前記 織田氏下

君不自足焉。遂定四方也。信長大悅。握成政手。入室內。與談政治。侍史武井夕菴自傍贊之曰。不圖成政能為此言。君莫忽焉。信長厚賜二人。二月。甲斐兵侵東美濃。圍明地城。信長與信忠出拒之。城內有叛者。城陷。乃修高野。遠利二城。令河尻鎮吉池田。信輝守之。時武田信玄既死。長尾謙信猶存。信長與武田氏絕通。好於長尾氏。厚贈之。三月。信長入朝。寓于相國寺。詔叙從三位。任參議。以足利義政故事。奏乞東大寺所藏名香。自至多門城。遣使令截香一寸八分。而三分之。自取其一分。賜其二於諸將。四月。還京師。大坂賊出要之。擊破而過。五月。還岐阜。六月。武田勝賴

出兵遠江。圍高天神城。德川氏使使請援。信長信忠將兵至荒井。會城陷。還至吉田。德川公來謝曰。藉公餘威。得以保國至此。信長勞之曰。卿為我守東面。以拒武田氏。使我毋東顧之患。吾得以速定京畿。卿之功也。乃令左右四人擔二革囊。盛以黃金。以賜之曰。薄以酬將士之勞。乃還七月。征長島。信長之滅淺井朝倉氏。遂攻長島。屠二城。置戍而還。遇雨賊據險夾射。林新三郎殿戰死之。信長怒曰。以草賊故。多亡吾良。吾必覆其巢窟。殲其醜類。以弔死者。已而長島應武田氏。信長覺之。益怒。於是與信忠將兵數萬。三道赴討。信雄與龍川一益。九鬼嘉隆。以舟師會之。行破

賊兵而進。賊入保五城。八月。大鳥居城賊夜乘風雨遁。柴田勝家等追擊。殲男女二千人。截其耳鼻。盛之一船。送致長島。篠橋城降。九月。長島賊出城乘船而去。我弓銃手豫伏堤側。擊麩之。餘衆可八百。突入我中軍。信長叔父信次庶兄信廣弟秀成從弟信成迎戰死之。賊奔大坂。遂燔殺三城男女二萬人。臭聞數里。乃以長島賜瀧川一益。食北伊勢五郡。三年正月。命吏四人。巡近畿諸國。修橋道。蠲關征。三月。信長入朝。檢廷臣米田。其賣於人者。為償還之。四月。信長聞大坂納長島。遁逃。又糾合三好氏遺黨。以遙應武田氏也。乃引兵南伐。下新湟高尾二城而還。五月。武田

勝賴大舉出參河。圍長條城。德川氏復使使請援。信長信忠以騎卒五萬赴之。戒其軍曰。人持我與。細乃請熱田祠祈戰勝。至岡崎。值城將奧平信昌使者曰。城兵日夜望大旆來也。信長慰勞遣歸。而縱及問曰。信長方患京畿北國不能來援。勝賴大喜。分兵備城。築壘于高巢山。留一將守之。而自進二十餘町。濟瀧澤川而陣。信長至。設樂鄉。令將士議戰。德川氏部將酒井忠次進曰。臣請今夜間道。遶出敵背。襲為巢壘。縱火敵營。以殫其氣。而人軍乘之。莫不勝矣。信長佯罵曰。咄。田舍兒何知。諸將皆退。信長使人陰招忠次曰。汝計可用。吾恐其漏泄。故佯叱之耳。汝宜速發。顧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如母鄉導何忠次曰。臣卽為鄉導。請賜監吏。信長乃遣金
森長直等四人從之。當是時。信長陣極樂寺。信忠陣新御
堂。勒兵為十五隊。德川公為右先鋒。居前。佐久間信盛。木
下秀吉。瀧川一益。為左先鋒。少卻。信長下令。為柵于軍前。
用杙與繩立成。乃抽諸隊銃手。得三千。以佐佐成政。前田
利家等司之。曰。勝賴恃勇無謀。而其兵喜騎戰。吾沮之以
柵。而銃擊之。彼卽馳至。勿遽發。銃及其已逼。每千迭發。二
十一日。昧爽。鷲巢火起。敵軍顧而擾動。信長自率司銃五
人出柵。十叫發。巨銃于敵中。所戰而退。敵四將更進逼。我
右先鋒轉犯左先鋒。銃丸亂發。敵兵沮靡。敵三將敢死。繼

進。直犯左先鋒。破柵一層。我銃乃齊發。右先鋒以槍橫擊
之。成政馳自信長曰。敵中軍旗幟搖動。信長令先鋒縱兵
乘之。敵軍敗走。乃令諸軍鼓譟齊進。敵軍大潰。遂走遠北。
斬首一萬三千級。擄餘兵於川。獲其宗族將領二十餘人。
勝賴屢以身免。參河諸城。屬武田氏者皆解走。信長收軍。
不敢窮追。德川公來謝軍門曰。今日之役。不知所謝。信長
曰。卿兵最力戰。以得此捷。目。德川公因請乘勢。遂入甲斐。
前田利家。木下秀吉。亦以為言。信長不可曰。我兵疲矣。吾
且養力再舉。乃振旅而還。賽熱田。修其祠宇。歸美濃。於是
令信忠攻岩村城。越前假守前波長俊失政。朝倉景健等。

與一向賊作亂。據龍門虎杖木理火燈水津河野諸城。以
遙應大坂。八月。信長信忠乃統公族諸將兵凡八萬。北伐
至敦賀。會大雨。信長潛召木下秀吉曰。敵必不設備。汝潛
以舟師取河野浦。擊其不意。遂破龍門。則木理諸城不攻
自破矣。乃以明智光秀等助之。夜發敦賀。已而河野龍門
火起。木理諸城顧視之。皆棄守潰走。諸將邀擊大敗之。柴
田勝家等拔鳥羽城入加賀。金森長近等自德山口入屠
三城。而丹波若狹將士以兵艦數千艘來會。縱火沿海。信
長乃進踰木理嶺。至龍門。景健斬賊帥下間和泉等。乞降。
弗許。誅之。景健從上三人伏刃殉之。信長恤其人妻孥。分

兵索賊黨斬獲五萬人。進畧加賀。加賀越前十餘日而定。
九月。信長還至北莊。大論戰功。令梁田出羽守檜屋大聖
寺二城以鎮加賀。分越前三郡賜前田利家佐佐成政。及
金森原不破武藤等。以其餘八郡盡賜柴田勝家。城北莊
足羽使居焉。身自經畫之。因敕勝家曰。越前北陸之要扼。
而當長尾氏之衝。吾選於諸將以命汝。汝其勉之。夫守國
之道。不當徒恃勇武。當恩威並施以服民心。乃申條制曰。
毋厚賦斂。毋征關市。毋侮上民。毋偏訟獄。毋遺武備。毋喜
游田。皇人之邑。為亂賊所掠者。當據印券還付。國內間地。
歸我倉廩者。以待功勞之士。不當徒費。凡我所令。有不便

日本外史 卷之四十一 信長本紀 五

者輒來爭之。我將改焉。因命不破佐前田等。與勝家相
檢察。以為國政。然後班師岐阜。十月入朝。廷臣二名來迎
于澤山。詔聽昇殿。超拜右大臣。信長固辭。即任權大納言。
兼右近衛大將。信長從弓部百人入拜謝。因賜宴於御前。
東西諸國。交使使賀之。大坂僧徒乞降。獻珍玩。許之。會美
濃使者至。告武田勝賴來援岩村。信長馳還赴之。先是。岩
村城將出戰。信忠擊卻之。城將遂出降。而信長至。礮城將
以狗。以河尻鎮吉為岩村城主。勝賴聞之。引去。朝廷嘉信
忠功。擬以高爵。信長固辭。乃除秋田城介。信長因奏請曰。
臣將校為臣効力。使臣奏功。今臣父子獨辱顯爵。而不及

此輩臣意竊愧之。於是。以木下秀吉除筑前守。明智光秀
除日向守。塙直正除備中守。河尻鎮吉除肥前守。先是。西
海豪姓多絕。而無嗣。信長欲使諸功臣繼之。乃命各冒其
姓。明智光秀冒惟任氏。塙直正冒原田氏。原田出羽冒別
喜氏。丹羽長秀冒惟任氏。秀吉羨丹羽柴田氏威名。請稱
羽柴氏。信長謂信忠及諸將曰。我他日得混一海內。則使
汝輩實稱其名也。當是時。織田氏之國橫塞天下衢路。以
東國鷹馬贈遺西國。以西國虎豹皮贈遺東國。得贈遺者。
各以為信長已畧有其地也。四年正月。信長欲徙治于近
江安土山。以備長尾氏。惟任長秀董役。課畿內及尾張美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濃若挾越前十一州之卒。起天主閣。閣凡七層。高七丈。布
邸第于山下。令信忠居岐阜。以備武田氏。是歲。信忠敘從
四位下。尋進上。四月。信長入朝。詔使修二條城。以爲館
焉。數年而成。不敢自館。請獻之。皇太子居焉。時入坂復叛。
與武田長尾毛利氏相結。信長遣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惟
任光秀。原田直正。筒井順慶。將兵三萬。討之。佐久間信
盛等守天王寺壘。賊壘于木津。難波舟船往來。信長戒諸
將曰。必取木津。直正率降將三好康長及相來寺兵攻之。
難波賊以銃手要之。田中先鋒敗走。直正戰死之。五月。賊
遂以萬餘人圍天王寺。信盛與光秀順慶等固守拒之。梶

川彌三郎從在城內。數出力戰。時溝壁未成。乃刺殺牛馬。
張其皮代壁。以扞矢石。信長聞急。方浴。浴衣上馬。與百餘
騎赴援。至若江。兵聚者三千。分爲三隊。命先鋒於村重。村
重辭。信長曰。然則乃公爲之耳。乃自雜輕卒。指麾而進。敵
矢丸如雨。信長傷足。怒而益進。城兵望見其旗。大喜。開門
出戰。夾擊破賊兵。賊兵猶布陣不退。信長欲再戰。諸將諫
曰。衆寡不可敵。俟我兵盡來。然後戰。信長叱曰。機可失乎。
合兵爲二隊。復擊大破之。追北至大坂城門。斬首二千餘
級。乃整軍以備敵。返襲築壘十所。以環大坂。凱旋若江。六
月。歸安土。休兵二十日。就役。七月。天主閣成。十一月。入朝。

詔進正三位。拜內大臣。固辭不許。十二月。獵尾張參河。五年正月。入朝。二月。紀伊賊雜賀孫サヘノ一サヘノ作亂。應大坂。信長招降賊將雜賀三サヘノ緘根來杉房。以為鄉導。率諸軍南伐。自二道入。拔貝塚及中野。三月。孫一降。請攻大坂。自效。許之。置戍于左野而還。四月。能登越中賊起。長尾氏不能制。信長聞之。招降能登人長重連等。乘機略地。七月。長尾謙信來攻重連。重連弟連龍來告急。乃遣羽柴秀吉等助柴田勝家赴救。秀吉不告而還。信長譴不許見。八月。松永久秀叛。應大坂。初。久秀之降也。信長不許。曰。彼智勇有餘。而奸佞無比。飢則伏。飽則起。彼已亂足利氏。亦欲亂我家乎。佐久

間信盛曰。彼事暗主。乃能如此爾。得主公駕馭之。何能為也。宜且撫納之。以示天下。廣可也。從之。德川公嘗謁信長。見一老人侍側。問其為誰。信長笑曰。此松永彈正者也。此夫為人所難能者三。弑公方一也。叛三好氏二也。燔大佛殿三也。久秀俯伏流汗。意不自安。久秀有茶鑪。名平蛛。信長欲得之。久秀靳不獻。於是與諸將俱戍大坂。遂叛去。據志貴城。信長遣侍史楠友闕。往問其意。久秀弗答。九月。乃令信忠將數萬騎討之。細川藤孝。惟任光秀。筒井順慶等。別攻其屬城。片岡藤孝二子。忠興與正。猶幼。先登獲首級。諸軍從之。遂拔之。與信忠合。圍志貴。久秀潛遣使與雜賀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大坂約期夾攻。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捕獻之。信忠喜曰。是天授也。乃令死士二百偽雜賀。援兵夜至城門。門開而入。比及二城。信忠鼓衆齊登。二百人呼譟應之。信忠遂入。感久秀于天主閣。久秀縱火。抱所愛茶鑪。自燒殺。其子久通以下皆被捕誅。信忠入朝。廷臣傳詔。敘從三位。任左近衛中將。聽昇殿。信忠稽首曰。天恩隆渥。無物可比。雖然。臣不敢輒受。請告之信長。然後奉受。強之不肯。使者還報。天子動容嘉賞。聽其所言。信長答書曰。久秀老猾。汝一舉斃之。汝功多矣。宜奉詔也。信忠乃入朝拜謝。觀安土而歸岐阜。是役也。筒井順慶最有功。信長賜之大和。十一

月。信長入朝。進從二位。轉右大臣。信長略定畿內。獨大坂未服。毛利氏前納足利義昭。終與我絕。又援大坂。為饒糧食。備前浮田氏屬毛利氏。東窺播磨。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黑田宗圓。皆求援於我宗圓。予奉高為使者。因羽柴秀吉以通信長。信長譴秀吉之敗於北陸也。於是命西征大將。使略山陽山陰。以償其罪。秀吉感奮。戰播磨有功。十二月。信長獵參河。令管谷長賴留守安土。以名刀寶器授之。戒曰。秀吉來則與之。既歸而秀吉至。六年正月。饗信忠及秀吉等十二人于茗室。親餽之。終率以登天主閣。曰。所以就此城者。卿等力也。又遣秀吉西征。四月。

辭兩職時長尾謙信已死信長乃令北陸降將齋藤氏神保氏與飛彈國主姉小路氏并力以定越中遣惟任光秀略丹波細川藤孝略丹後五月毛利輝元發大兵至熊川秀吉告急信長欲自赴援諸將止之曰臣等先往詳其地形險易然後迎駕乃令荒木村重赴援又遣信忠信雄信孝信包率諸將繼之六月京師大水信長入朝秀吉來謁具白軍狀信長命之曰敵兵多食足我軍與之曠日持久特疲力耳不若引兵按定播磨待時進取秀吉乃去傳令於諸將信忠還兵攻下神吉志方諸城令秀吉守之以攻三木城三木與大坂海路相通信長乃命九鬼嘉隆以大

艦數十艘自伊勢廻紀伊擊破雜賀賊船奪三十餘艘以傳畧浦九月信長入朝南巡大坂獵于阿部野十月召嘉隆習水戰觀之自是三木大坂援路遂絕荒木氏士人有糶於大坂者監吏以告曰村重與大坂有私信長不信曰村重微者也吾擢以為攝津守護何苦而反母乃訛傳邪明智光秀嫉村重以新進聲績出己右也力媒葉之信長使人詰村重村重驚愕欲面陳謝之家臣皆諫不聽而往光秀馳書止之於途曰主公怒弗可犯足下何自投虎口為村重乃還據伊丹城叛應毛利氏欲與三木城夾攻秀吉十一月信長自將討村重信忠以下皆從至郡山高槻

城主高山友祥。茨木城主中川清秀。皆屬村重。信長聞友祥崇天主教也。召教主伴天連者使諭友祥。友祥乃降。信長自脫衣衣之。賜芥川郡。清秀聞之亦降。進至昆陽。屠兵庫。秀言來說村重改圖。村重弗聽。十二月圍伊丹。不克。信長恐其損兵。築長圍。令池田信輝。瀧川一益。蒲生氏鄉等守之。而還。七年一月入朝。三月與信忠俱如伊丹。慰勞諸將。遊箕尾。八月大賚于三木伊丹天王寺屯戍將士。九月信長復如伊丹。村重留族人守城而夜逃。如華隈。尼崎求援於毛利氏。毛利氏辭以海路梗塞。十月一益密招城兵。中西某論之曰。而主怯。惟棄若輩去。若為怯主。致死曷若。

降織田公以樹功名哉。中西乃與卒長五人謀啓我兵。我兵乃入留守者請釋其孥。則往說村重。使致尼崎華隈二城也。乃質其孥而遣之。二城拒弗納。乃散走。信長命磔其孥于尼崎西北。以示二城兵。十二月徇荒木氏族三十餘人于京師。誅之。以攝津賜池田信輝。令與其二子之助輝。政俱攻華隈。終拔之。是歲令羽柴秀吉分兵助惟任。光秀攻丹波。招降國主秦秀治。秀治不肯降。光秀送母為質。秀治乃降。光秀誘執之。押送安土。磔殺之。丹波人聞之。磔光秀母。信長以丹波賜光秀。居龜山城。八年正月三木城將別所長治致城自殺。信長以三木加賜於中川清秀。以女

妻其子。令秀吉攻但馬。降其國主山名宗仙。淨田氏既降。與毛利氏相拒。兒嶋大坂連失。強援。勢力日衰。天子遣廷臣三輩就諭降之。信長亦使楠友閑往焉。於是僧光佐聚徒屬議之。其老下間利部等皆贊其降。曰。我有宜降者四。我與織田氏交兵十一歲矣。諸國門徒並起應我。而皆被誅殺。不知其幾千萬也。可不憫乎。一宜降也。本城諸將久在圍中。粉骨齏身。籍不能賞之。猶息其肩。二宜降也。織田氏用武。所當者破。所擊者服。若別所荒木秦氏。莫不絕其根。殲其類。我雖因地利。憑人和。以至於今日。而竟亦如此矣。是非自絕滅我教乎。三宜降也。天子之詔。不可不奉。四

宜降矣。且夫天下英雄豪傑。抗禦織田氏者。孰若我耐久乎。我武多矣。誰得強我。光佐從之。請盟。信長使青山虎蒞焉。賜光佐以下金。有差。四月。光佐散遣其衆。自遜于紀伊鷲森。留子光壽。以七月致城。信長使矢部善七受之。門徒陰說光壽曰。信長為人詐而忍。我一旦失據。恐陷其計矣。光壽乃再修守備。光佐懼。使人止之。弗肯。信長聞之。怒曰。我終不得不剪滅之。遣兵陷勝曼尼崎二壘。光壽惶恐謝罪。信長曰。我徐圖之耳。乃宥之。七月。光壽致大坂而去。八月。信長入朝。自宇治舟行。至大坂。巡視城郭。以書數佐久間信盛及其子正勝曰。汝父子戍天王寺五年。翫寇殖利。

皆一作

不事進取。夫羽柴秀吉以二歲定三國。惟任光秀定丹波。池田信輝二兒。以幼齡拔華隈。柴田勝家聞此。數人樹功。自愧不如也。力戰以定加賀。獨汝父子無尺寸功。不養士卒。而蓄金錢。不論賞罰。而品茗飲。是胡為也。前朝倉之敗也。汝懈不肯追。吾以麾下獨進。汝乃曰。雖爾懈矣。若信盛者。焉可復得。審如所言。則五歲之成。何不一戰。自吾執弓。箭未嘗敗也。前使汝援家康。以拒信玄。家康有所指教。汝不肯從。乃餒平手於敵。貽吾羞辱。何顏返見吾乎。吾以四方未平。忿至于今。汝終不悛。日累罪戾。吾不復能用汝。汝猶悔過引咎。欲立功自贖乎。不則宜削髮而去。吾不忍。

置汝於法也。使人齎書往視之。曰。吾所言非。則直爭之。信盛正勝弗能答。削髮遁于高野。部將皆散。獨山口重政從之。初水野信元為信盛所讒殺。至是得白。信長乃召信元弟忠重。復其邑。信長自大坂至京師。乃流林通勝伊賀。範俊以通勝嘗謀逆。範俊嘗謀叛也。後二歲信盛死于高野。信長憐之。召正勝祿之。使仕信忠。九年二月。信長率諸子入朝。二月柴田勝家以謙信既死。比陸揆定。乃來謁。獻金銀及土物。信長褒其成功。親饗之。初織田氏有傳家茶籠。名燒口。勝家嘗請之。信長曰。先君臨終授之。我曰。愛護勿失。必得有大勲勞者。予之。汝勉之。至是勝家請曰。臣藉君

威靈定越前加賀。不足稱勲勞。雖然四方漸平。臣等莫復可以樹功也。願以是時得前所請者。信長欣然出而賜之。是月信長大閱馬京師。為埒于皇宮東。請天子蒞視焉。四方將士皆會。會長尾景勝窺虛侵越中。至于小出而加賀賊起。應之。是時越中守將佐佐成政與降將神保某來在安土。信長得警報。令成政等馳還拒之。柴田勝家義兒佐久間盛政在加賀尾山擊賊殲之。走景勝。成政至則事已平。乃進悉定越中。信長以越中賜成政。先是前田利家定能登。以能登加賀。增賜之。於是細川藤孝定丹後。誘殺其國主一色義定。以丹後賜之。八月使信雄與筒井順慶定

誅一作

伊賀。分賜伊賀于信雄。信包乃令秀吉大舉以伐毛利氏。十月拔鳥取城。定因幡。織田氏既代足利氏。定近畿二十餘國。法令嚴峻。雖竊一錢者處斬。奸盜屏息。路不拾遺。行旅委索而睡。當是時大坂以下強賊已屬攘除。而西有毛利氏。東有長尾武田二氏。與我接境未服從也。德川氏數攻武田氏克之。北條氏以關東八州求內屬。東北豪傑皆使使獻方物。武田勝賴大懼。是歲十一月勝賴送致勝長。勝長信長季子。質於甲斐者也。信濃人木曾義昌因美濃人苗木某言於信忠曰。臣不勝勝賴誅求。願為前導。以伐甲斐。信忠告之。信長信長曰。吾欲伐甲斐。未有釁可乘。今

日本外史

得此報。我事成矣。雖然。吾聞木曾地險隘。人心不可測。宜徵其質子。然後踐其地。信忠乃徵義昌任子。十二月。輸粟二萬石于吉良。誠德川氏曰。明春將有事於甲斐。十年二月。信忠既收義昌任子。將五萬騎入木曾。信長自將步騎七萬繼之。德川氏以三萬餘騎自駿河。北條氏以三萬騎自相摸。金森長近以三千騎自飛彈。並進應之。信忠以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為先鋒。入伊奈。伊奈人降。導鎮吉兵納之。我兵進陷松尾飯田小山三城。木曾義昌擊破甲斐前軍于鳥居嶺。獻捷於信忠。信忠遣兵五千助之。自進陣枯梗原。復進陣飯田。陷大島城。甲斐信濃七民素苦勝賴弊。

政爭先來降。信忠留兵守大嶋。而進陣飯島。勝賴在諏訪。走歸甲斐。信忠乃圍高遠城。城當衝要。守將仁科信盛。小山田昌辰等力戰。不可下。三月。信忠使諸將攻其前。而自攻其後。凌城而登。獲信盛昌辰以下將領十七人。斬首二千餘級。齎信盛首獻信長于呂久川。梟之路左。信忠進陷高島深志二城。遂入甲斐。勝賴以下已逃匿山谷。信忠陣古府。誅其留者。遣弟勝長及森可成子長可。徇上野。下之間勝賴在天目山。遣瀧川一益圍之。獲勝賴及其子信勝。齎首獻信長于波合。信長大喜曰。出師三十日。乃定四國。獲其巨魁。此兒真大奇也。以信秀所傳佩刀賜之。使人梟。

勝賴首于京師。曰：乃父一生以入京為志。吾使暨子繼其志也。於是信長進陣諏訪。兵聚諏訪者凡十餘萬。下令於甲斐。信濃。駿河。上野。撫納降附。收武田氏奸臣數十人。數其罪誅之。北條氏獻黃金。梁米以賀戰捷。德川公既定駿河。來謁于諏訪。信忠亦來會焉。信長與之謀。大論功行賞。賜駿河于德川公。甲斐于川尻鎮吉。上野于瀧川一益。信濃四郡于森長可。岩村地五萬石于長可弟蘭丸。諸降將穴山信良。真田昌幸等。因舊邑而增損之。四月。信長巡視二府。革武田氏弊政。使諸將罷歸。而自入駿河。觀富士岳。德川氏除道供帳。信長賜之吉良粟二萬石。曰：今無用矣。

以賞乃將士。乃西歸。遺命瀧川一益曰：吾以汝為關東管領。凡關八州以至陸奥出羽。皆汝處分之所。不能獨決者。謀之家康。賜之名馬曰：宜騎焉。以入封也。因令柴田勝家等與一益相為應援。以圖長尾氏。遂經尾張歸安土。以南海未定。命信孝與織田信澄。丹羽長秀。蜂屋賴隆等。南征。曰：事平分。賜四國。五月。信孝等軍于大坂。信澄。信行子也。十五日。德川公與穴山信良入謝。信長待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旦日得羽柴秀吉書曰：秀吉圍高松城。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擁毛利輝元。將數萬騎來救。請得援軍。信長曰：彼舉其巢穴而來。是自速覆滅也。吾自往掃殄之。泉

元春隆景首乘勢遂定九州耳。乃遣堀秀政馳誠秀吉曰。汝與之相持。勿使歸入。於是大徵兵。命池田信輝。細川忠興。高山友祥。中川清秀。為先鋒先發。光秀亦與焉。初光秀以土岐氏疏屬流寓諸國。無所遇。終于信長。信長擢為坂下城主。終賜丹波。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嘲謔嫚罵。以為常。而光秀為人文深。喜自修飾。以封藝自高。先是稻葉通朝家臣齋藤那須有罪。去仕光秀。通朝訐之。信長。信長令光秀還致那須。賜齋藤死。光秀不奉命。信長怒。召光秀。罵詈之。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信長親追。捉而伏之。騎其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此。光秀素不勝飲。強嚼一觥。信長

乃掖光秀。手擊其頭曰。好禿顛。可以代鼓。光秀慚憤。自揣信長欲殺已。故形於言動。信長寵森蘭丸。嘗陳珍翫。謂之曰。汝所欲得。吾輒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近江志賀郡。先臣可成。舊領也。願得還賜。幸甚。非所敢望也。信長曰。暫俟之。三歲後當充汝願。光秀在屏後聞之。自疑曰。志賀今屬我。我之被誅。其存三歲後乎。既而信長命光秀。以蘭丸為女婿。欲令予之志賀也。光秀復不奉命。至是受命饗德川氏。盛治帳具。周旋甚勤。俄而有出征之命。他人來代之。光秀大恚曰。使我徒勞。悉投其具於湖中而去。於是遂有反心。而信長不之覺也。乃令津田益信及蒲生賢

秀等守安土。而自以近臣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與弟勝長等館于妙覺寺。光秀之發安土也。治行于坂下。遂入丹波。詣愛宕山祠。拈鬮再三。夜宿祠下。寢而不寐。數有嘆聲。從者問何故。嘆。光秀叱曰。非汝輩所知也。其明會于西坊。為連歌。或供粽焉。光秀不脫苞而食。卒然問傍人曰。本能寺。湟深幾尺。眾異之。既罷。歸龜山。六月朔。光秀召從子光春及其將齋藤利三等五人。謂之曰。汝等能為我死乎。則有一事可與議。議苟不合。則速斫吾頭。五人相目不能答。光春曰。臣等業已委質矣。詎必問也。抑所議者何事。光秀曰。吾殆為右府所殺者數矣。因具語以故。曰。今

事已迫矣。吾將先發之。五人欲諫止之。視光秀意色既決。不可諫。乃贊成其謀。光秀使五人納誓效質。於是悉丹波兵。即發。宣言奉命西援。秀吉夜度大江山。至老坂。右折則走備中道也。光秀乃左馬首而馳。士卒驚異。既涉桂川。光秀乃舉鞭東指。颺言曰。吾敵在本能寺矣。眾始知其反也。味爽圍本能寺。呼譟而入。弓銃交發。信長在卧內。驚起曰。反者誰。令蘭丸出視其旗幟。反報曰。惟任光秀也。信長曰。豎子敢爾。乃手弓而出。蘭丸以下宿直者皆肉薄拒戰。信長親射斃數人。弦絕。執槍而鬪。傷右腋。乃走入。揮姬妾使逃去。縱火自殺。年四十九。蘭丸及二弟坊丸。力丸。及金森

長則高橋寅松矢代勝介伴正林等百餘人皆力戰死之
光秀索信長首不得意甚懼齋藤利三得其衣焦爛者示
之光秀猶不安大索之信忠聞變大愕馳赴之途望見本
能寺烟起村井貞勝來跪路左報曰右府已遇弒矣君宜
急保二條第信忠從之使貞勝徙皇太子于禁內而入保
之衆或議曰及賊未來馳歸安上建我旗鼓則數萬騎立
至矣討賊復仇一舉可辨信忠曰彼既謀此大事豈有不
置兵塞路者乎與其暴尸於路寧自裁于此衆以為然日
中賊合二萬餘騎來圍吾兵僅二三百人連鋒奮擊相逐
于庭猪子兵介小澤六郎在于逆旅聞警赴之主人止之

弗聽而入梶原松千代亦欲入援其家僕又右衛門止之
而代入信忠褒之賜長刀斃數十人而死賊患我兵力戰
乃遣弓銃手登近衛第屋上瞰而亂發我兵死傷略盡信
忠乃割腹而死毛利秀高福富貞次菅谷正賴齋藤新五
皆死之其餘從兵無一人逃者初安藤範俊家臣松野平
助有材名範俊敗信長祿之於是宿于八幡祠不及於難
齋藤利三素與之善以書招之平助佯應欲窺隙刺光秀
光秀覺其意不敢親近平助乃自殺光秀大索織田武臣
僚在京師者殺之獨前田玄以帶信忠遺命逃至岐阜抱
信忠子三法師走入清洲信長起尾張常以平定四方為

志不喜虛美。廷臣或勸為征夷大將軍。信長曰。吾何遠囊室町。故號為然。將士有功。輒急賞之。獎用公廉。政無偏私。獄內贖金。悉以為修橋道之資。尤憎浮圖氏。嘗有一僧。自稱得神通。愚民景附。信長召見詰問。使人捉其兩手。而親舉刀斫其頭。曰。猶得神通乎。柴田勝家獻一向賊首級。信長有喜色。楠友閔在側諫曰。誰非天下之民乎。因極論仁暴是非。信長嘉納之。然時承室町氏媮惰之後。以刑殺立威。所得之地。必誅其主。以予家臣。性亦猜忿。追咎諸將舊惡。若光秀者。皆不自安。所以不終其志也。光秀既定京師。欲取安土。即日馳至瀨田。遺書於城中山岡景隆。景隆斬

使者。燒橋而逃。光秀發卒修橋。初安土城中聞變。未得確報。物情恟然。日暮有數騎馳歸。自京師。士民要路問之。騎曰。兩公薨矣。城中大擾。蒲生賢秀欲鎮衆拒守。衆一夜四五驚。諸將士多逃亡者。賢秀乃令其子氏鄉具輿馬數百。迎夫人以下。逃於其邑日野。姬人或勸賢秀取天主寶寶而火之。毋以予賊也。賢秀曰。先君所盡心經營。不忍燒也。光秀其或燒之。即取焉。以自殞。豈能久乎。今吾取其貨。人謂之何。使木村某守之而去。保守日野。光秀至。與其將士分取貨寶。會天使來勞之。光秀意益驕。遣使招其女婿細川忠興。忠興逐其使者。招其友人筒井順慶。順慶不至。光

日本外史 卷之四十四
秀乃懼入京師。務行惠政。以收人心。復適安土。欲攻賢秀。賢秀遣使伊賀。求援於信雄。信雄危疑不發。賢秀乃送質為信。信雄乃出。次推山。光秀不敢動。會伊賀盜起。信雄以故不能進。信孝初在大坂。奉信長密旨。宣言脩艦於紀伊。因急襲鷺森。幾殺光佐。而變報至。信孝與信澄。長秀議解圍而退。至大坂。信澄亦光秀婿也。叛。應光秀。據其子城。信孝長秀迫之。使自殺。欲遂誅光秀。而兵潰不可收。會羽柴秀吉以數萬騎至。自備中。信孝大喜。乃會議于尼崎。諸將爭先不決。乃因信長在時之法。次以城邑前後。高山友祥為先鋒。中川清秀次之。池田信輝。丹羽長秀又次之。信孝

自將四千人。在其後。秀吉為後拒討。光秀于山崎大破之。光秀伏誅。明智光春守安土。聞敗。燒城走坂下。殺其妻子。自殺。齋藤利三等皆被捕誅。清秀俗字瀨兵衛。山崎之役。戰最力。信孝下馬。握其手曰。吾子力戰。吾不忘德。秀吉自輿中呼曰。瀨兵衛勞矣。清秀曰。筑前守氣貌已吞天下矣。信輝。秀吉等收信長尸于本能寺。葬之。遂之清洲。謁三法師。柴田勝家。佐佐成政。與長尾景勝相持。越中。拔魚津。聞變。收兵入討。光秀至柳瀨。得捷聞。直之清洲。澁川一益在。既橋城。是月七日。得變聞。部下將士說曰。變故之際。人心不測。且秘之。更取諸客將質。然後託事。西上一益曰。是豈可

終秘乎。不若自我發之。乃急傳令。召諸客將。告變事曰。事已至此。吾在此地與否。在諸君所計。吾且還諸君質。客將皆相謂曰。管領推誠。遇我輩。我輩誓不相負。乃請重納質。一益謝而遣歸之。明日。變報四至。北條氏直欲乘變擊一益。一益乃率部下八千人。軍于鉆川。諸客將以萬騎來援。擊走敵。將氏直以全軍繼至。一益使言於客將曰。諸君惠然一戰。可以休矣。一益請代進。乃進戰。不利。其將篠岡某等二百人止死。一益歸。既橋盡。返質子。徑信濃而西。遣使告沼道城主真田昌幸。木曾義昌。皆送質。出兵護送。達於尾張。河尻鎮吉在甲斐。甲斐亂。會德川氏使者至。鎮吉

疑其有異。殺之。鎮吉亦為國人所殺。森長可在信濃。挾諸質子。馳入美濃。盡斬之前田利家。定能登丹羽長秀。定若狹。皆收兵。與秀吉會議于清洲。以三法師為信長嫡長孫。立為嗣。更名秀信。居安土。奉以近江三十萬石。其餘分領之。以俟秀信長。信雄領尾張。信孝領美濃。勝家領長濱。長秀素有若狹。并領志賀高島。信輝并領兵庫尾崎。而秀吉領播磨丹波。但馬。因幡。秀吉與勝家長秀。信輝。更置吏於京師。已而專決於秀吉。秀吉國最富。兵最強。矜貴自持。而秀信幼孩。信雄暗弱。皆不能制馭之。信孝有英氣。曰。我家遭遇變故。而我家奴輩。舍長立幼。以爭攫遺地。且吾與信

雄同年生。特以月日少後。故有兄弟之名耳。吾有復讐之功。秀吉乃攘而沒之。其篡竊之勢已成矣。不速誅之後。不可制。乃密與勝家一益謀討秀吉。又使人說長秀。長秀不肯。秀吉聞之。乃結信雄。急發兵攻信孝于岐阜。岐阜兵寡。長秀勸信孝出其母及乳母為質。和之。十一年正月。信雄攻信孝黨北畠具親于篠山。陷之。遂與秀吉俱攻一益于長島。二月。勝家出軍于柳瀨。秀吉自赴當之。四月。信孝復起兵。應於勝家一益。秀吉殺信孝母于安土城下。乳母有子幸田某。在岐阜。母遺之書曰。臣致身於君。大義也。親先子而死。常道也。汝事三上君。行其大義。以常道自釋。勿

以我故。懷貳心也。秀吉招幸田。不至。乃磔殺乳母。秀吉遂圍岐阜。信孝戰敗。幸田兄弟力戰死之。當是時。長秀以下諸將皆屬秀吉。為之拒勝家。勝家令佐久間盛政襲殺中川清秀。收兵速歸。盛政拒勝不歸。秀吉令堀尾吉晴。及降將稻葉通朝。氏家行廣等備信孝。而馳擊盛政。擒之。勝家曰。盛政不用我言。果取此敗。吾自往決戰。乃驗其兵。兵已逃亡。在者僅三千。諸將皆勸退勝家。曰。吾嘗以少擊衆。獲勝者數。諸君何扼我也。家臣毛受勝。令曰。往時君所將皆濃尾驍卒。今領此兵。非素拊循。所以逃亡摧敗之餘。何堪折衝。臣請假君背幟。偽稱君死。君逃入北莊。徐自為計。勝

家從之。秀吉縱兵追擊。遇其背幟。大驚。急整隊圍之。勝介大呼曰。柴田勝家死于此。與其兄皆力戰死。勝家得間走。過府中。入見前田利家。曰。子為我出力。不知所謝。吾命窮至此。復何言也。吾飢矣。請供飯焉。利家供之。勝家食畢。借善馬而出。利家欲從之。勝家揮之曰。子與秀吉善。毋以我為也。終歸北莊。諭其將領與敵有姻者。皆遣之。願留者。九人。秀吉至圍城。數重。勝家夜宴將士。天十閣慷慨曰。吾欲報先君之恩。終為猴面藤吉所困。豈非天哉。其妻信長之妹也。勝家使之逃去。妻泣曰。妾自夫秋出岐阜。業已委身於良人矣。今日之事。固期於心。何必逃也。於是夫妻訣。

按勝政字誤
當作權
不見于
後卷勝
政藉三
左衛門
盛政弟
昌母姓
戰死賤

飲徹曉。終伏。又駢死。侍臣文荷者。縱火于閣。殉之。當是時。信雄圍岐阜。賊兵潰。信孝出奔內海。信雄使人迫之自殺。五月。秀吉斬佐久間盛政。柴田勝政于京師。盛政素虓武。每戰用鐵。培躬自陷陣。人呼曰鬼盛政。臨刑言曰。我悔不聽修理言。苟聽修理言。則使秀吉如我也。修理勝家也。六月。一益降秀吉。秀吉放之近江。使信雄取其地。以長秀助己。使之取柴田氏地。池田。堀。森氏。皆有分地。既而秀吉欲激信雄除之。設飛語曰。羽柴將不利此。畠氏。十二年正月。諸將賀正於安土。皆過見信雄。獨秀吉至。大津而不入。信雄怒。諸將和解之。盟于三井寺。信雄將岡田重善。津川義。

日本外史
卷之十四
十四

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驍勇。秀吉先盟。招四人。誘以厚利。三人聽之。獨雄利佯聽。臨盟告信雄。信雄驚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以爲不可。信雄曰。吾誅猴奴。易易耳。汝輩何得沮我。三人稱疾不出。三月。信雄伏甲。召三人誅之。分攻其邑。拔松島。予之雄利。求援於德川公。德川公之來安土也。信長令之游界府。聞信長遭害。走歸其國。於是發兵助信雄。信雄又招泚田信輝。及其一婿森長可。堀秀政。秀吉亦誘信輝。信輝子輝政質于長島。信雄還之曰。先考待卿最厚。卿必不負我。我持其質。是疑卿也。信輝已收其質。乃應秀吉。詠瀧川一益。亦應秀吉。聚兵據木造。以復舊

封。織田信包。蒲生氏鄉。關萬徹。皆應一益。攻嶺城。城將佐久間正勝。與部將山口重政等。固守拒之。敵聞。援兵至。解圍去。正勝乃還長島。又守蟹江。信雄在清洲。與德川公合兵二萬。軍于小牧。秀吉以十二萬人。軍犬山。四月。秀吉令信輝長可。襲參河。信雄與德川公邀擊。獲二將。秀吉亦令筒井定次。九鬼嘉隆。攻松島。月餘。雄利與德川氏將服部正成。固守拒之。以定次講和。致城而卻。秀吉拔嶺。神戶利井竹鼻。數城退軍于大垣。六月。信雄使正勝。城萱生。益乃誘降蟹江。留守前田種利。種利二子。長種。定利。守前田下市二壘。山口重政。守大野壘。二子皆降。遂招重政曰。汝

日本外紀 卷之十四 十一

母在蟹江不聽則殺之。重政答曰：吾知受命守城，不知其他。豈做公等人面獸行乎？一益與嘉隆迫以兵艦，重政投炬燒而走之。敵轉赴下市，又擊走之。信雄與德川公來援，拔前田下市走長種，斬定利，大賞重政，遂圍蟹江。七月一益斬種利以降，信雄宥其死，乃走歸木造城。將富田知信疑而弗納，一益乃走京師，後死於北陸。八月，秀吉又入尾張，令萬敵氏鄉攻伊勢諸城，佑佑成政起兵于外山，以遙應信雄，攻前田利家，不克。十一月，秀吉以八萬人入伊勢，信雄出而對陣，秀吉使人請和，信雄許之，盟于桑名城。下秀吉陽尊信雄，執臣禮如故，信雄大喜。成政未之知也。欲

就德川公恊謀以圖秀吉，乃稱疾屏居，潛與壯士百餘人，冒雪入信濃，留侍臣於外山，餽食票啓如常。誠之曰：度我往還不過二十日，利家必不能覺，即覺治兵，則我已歸至矣。於是乘橈兼行，所經皆山谷，絕無人烟，得一樵家入之。樵父大愕，以為鬼物，從者曰：吾輩自越中赴深志者，汝為鄉導，吾重賞汝。樵父乃燒柴燎之，導至下諏訪，使徒步告德川氏。德川氏乃遣人馬迎之。十二月，至遠江，說曰：願公舉五國兵，吾亦舉越中兩雄戮力，鼓行而西，必禽秀吉。德川氏以其言為僞，且知北地不便出援，乃辭之。成政遂適尾張，勸信雄再舉兵，信雄不肯，成政失意而歸。信雄敘從

三位任參議十三年進正三位遷大納言初丹羽長秀以
秀吉為有忠功也枉意助之於是視其勢出織田氏上則
大悔恨託疾自殺其子長重猶弱舊臣相共謀欲舉兵繼
長秀志謀頗漏八月秀吉北攻成政成政逆戰不克降秀
吉乃予越中于前田利家予越前于堀秀政返長重以若
狹十五年秀吉以長重犯軍法奪若狹擯為松任城主給
五萬石家臣成田某憤懣謂其同僚曰吾欲舉事誰與我
者眾莫敢答成田罵曰皆非人也秀吉聞之使人殺成田
是歲秀吉予成政以肥後肥後盜起秀吉怒明年閏五月
成政自赴大坂謝之秀吉使人迎之尾崎賜死信雄陞從

皆作
令召作

二位內大臣秀吉以其據四郡也欲徙之未果十八年秀
吉伐北條氏信雄以兵一萬五千助之收蕪山及事平秀
吉封德川氏于關東八州欲以其舊國五州致於信雄信
雄辭曰尾張伊勢吾故地也得仍居焉足矣敢膺大封秀
吉怒其不屑受已封也乃奪三州予之已甥秀次逐信雄
于出羽秋田明年徙之伊豫山口重政等皆事德川氏文
祿元年秀吉召信雄至大坂予其子秀雄以大野五萬石
信雄退居伏見削髮稱常真常真之弟次丸自信長在時
為秀吉所養更名秀勝封之丹波為左近衛少將四年秀
勝卒無嗣國除是歲蒲生氏鄉卒氏鄉幼英敏信長識拔

日本外史 卷之四 十七

之予十餘萬石以女妻之。秀吉又任以方面累加封至百萬石鎮會津已而悔之。石田三成因譖其有異心毒之疾作不起。孤子秀行嗣。秀吉聞其寡婦織田氏美欲取之織田氏不肯。秀吉脅之家臣交勸其往織田氏削髮以死自矢。秀吉怒慶長三年託事削其八十二萬石徙之宇都宮。當是時秀信年已長為中納言。秀吉徙之岐阜食邑如故。秀吉梟了秀賴嗣。德川公攝天下政上杉景勝與石田三成謀除公五年六月德川公率諸將攻上杉氏秀信佚遊奢侈國用窮竭以故不能從軍。七月石田三成舉兵關西追躡德川公使人脅秀信曰。岐阜當東下之衝不從則釐

粉矣。秀信疑懼欲附三成。老臣木造具康諫曰。公以右府嫡孫顧彼於豐臣氏家奴乎。秀信猶豫不決。具康等請謀之於前田玄以。玄以是時為京師所司代。秀信乃遣之。玄以曰。速東嚮。具康馳還未至。近習爭勸其應西軍。三成又遺黃金百枚啗以大封。秀信終與三成盟于澤山。具康至。嘆恨。因又請誘殺三成。弗聽。終為西軍守岐阜。尾張美濃諸城。因是多屬西軍。既而東軍還至清洲。秀信出兵拒。不。曾川。具康曰。我兵寡。請堅壁待後援。弗聽。東軍濟川來戰。追北。傳城。秀信分兵守外城。具康曰。寡兵不可分。請專守內城。又弗聽。城遂陷。具康力戰被創。秀信降。逃于高野。數

歲卒。東將福嶋正則使人勞問具康。既而前田氏欲聘之。延以厚祿。辭曰。福嶋公已知臣矣。遂就正則為其國老。信雄在伏見。德川公之東征。秀雄以疾不從。三成誅信雄。信雄辭以無兵。乃約給金千枚以募兵。曰。事成復封尾張。信雄乃應之。請金。乃予銀千枚。信雄曰。尾張可知矣。召秀雄謀之。秀雄力諫而止。秀雄卒。無嗣。德川氏收其封而不問。信雄。信雄從居京師。遂徙大坂。以與秀賴母有中表之親也。初。信長妹適淺井。長政生三女。再適柴田勝家。勝家臨死。使人匿三女于一乘谷。秀吉收而育之。皆有容色。秀吉自取其長女。次女嫁京極高次。三女嫁少將秀勝。秀勝卒。

謹一作

更為德川氏婦。長女專秀吉寵。生秀賴。司子共居大坂。乃迎信雄居天滿。第十九年。秀賴傳片桐且元使關東而歸。或讒之於淺井氏。淺井氏乃延信雄。使人諷之曰。且元與關東通謀。圖我母子。吾將待其歸。伏甲誅之。遂舉兵也。內兄為我將。信雄驚曰。是大事也。且彼叛狀未見。請熟思之。淺井氏聞之弗懌。曰。再請不從。當先除此。務以防漏泄。一侍女與信雄有故。捧茗而出。附其目告之。淺井氏入使再請。信雄佯諾曰。事已至此。吾豈固辭。吾之少也。亦將一萬指揮之方。固所慣熟。今雖老矣。猶能得當方面。淺井氏大喜。使歸俟報。信雄歸第。謂其下曰。吾豈可再背德川之德哉。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乃走京師使人馳要且元警之且元以故得免信長弟長益屬秀吉食大和二萬石為從四位下侍從削髮稱有樂以淺井氏外叔在大坂與大野治長等並輔秀賴以拒東軍城中倚賴焉及和議起先納質於東勸淺井氏成和和成。長益乃赴駿府請曰僕在圍中欲拔歸東軍而和適成。以得有今日僕無復所願獨願於京師與府之間得一隙地以為終老之計德川公優旨慰藉示和元年兵再起長益與少子尚長出奔京師遂赴關東遇德川公子尾張悉告城中虛實其長子長正稱雲生寺猶在大坂請為元帥眾不許之長正曰吾信長從子而秀賴從父也乃為元帥

識者以下二字一作世以信長動

何為不可今如此復何望哉亦出奔京師及事平德川氏分長益地賜足利長正柳本于尚長無幾何長益卒賜信雄以大和守多郡五萬石卒于寬永十年第五子信友嗣第四子信良及兄秀雄國除召至關東賜上野小幡食二萬石信友之後有故削二萬石徙于丹波柏原信良之後有故削一萬石徙于出羽高島此四家並立以至於今位不過從四位下然豐臣氏既亡而織田氏之祀永與德川氏俱存識者以為其流澤遠出重盛之忠孝近由信長之功德也

外史氏曰往時平安故老有及觀元龜間事言其時宮闕

日本外史 卷之四

王之澤也

隨廢羣兒入顧垣中搏土為戲。及織田公來始有可觀云。夫應仁以還海內分裂。輦轂之下每為兵馬馳逐之場。非右府誰能闢除草萊以再造王室哉。及朝廷歸其功。擬以征夷之拜。則辭不受。蓋將家與王室俱極哀頽。名重實輕。不猶所謂大將軍告身僅直一醉者耶。右府志在混同海宇。不欲遽冒虛名爾。視之彼假關東管領以誇隣國者。其器量固有間焉。抑朝廷名器不足輕重天下豪傑。至於如此。挾焉以令天下。天下未必聳動也。而右府為之扶植經紀。懃懃不置。是其高義雖謂凌齊桓而駕晉文可也。當是之時羣雄之割據方隅者環視傍觀而莫能出於此。其日

夜所務以代眠食者。曰戰而已矣。而其所謂戰徒較勝負於銖兩之間。拏攫搏噬以爭尋常如武田上杉北條毛利。概無不然。獨右府以超世之材籠蓋而取之。其視武田上杉猶我藩籬使其相持不決。日費其財賦月散其甲兵。適足以隔閡我東面而我得以專力經略畿甸畿甸已定西面以臨毛利氏如拉枯摧朽耳。於是戎疆益大兵力益強。以強大之我加費敵之敵。上杉武田固不能支我而北條氏孤立矣。則東國皆可圖也。是其成算夙定於胸中矣。必較區區勝敗哉。猶夫奕碁也。天下羣雄方守角依傍而右府獨以全局制其勝可不謂之超世之才歟。然定數百

年分裂之世。如治盤根錯節。必以鋤斃斬斷見切。其間必
有大矯拂人心者。而取之甚難者。持之必太急。待將帥御
臣民不能無猜。忍刻厲之病。所以中道遭禍。亦勢之必至。
不足深咎也。昔周世宗以英明之資。而抱混一之志。不牽
衆言厲精進取。雖半途而沒。而能開趙宋之業。右府之迹
蓋似之矣。而豐臣氏以右府將校繼其成緒。能就其志。而
至於尊王之義。經營四方之略。無一不師右府者。卽德川
氏之興。亦不能不因此。以致王室將家。並見今日之盛。佐
成大業。藩屏四方者。概係右府所置焉。則謂之右府之業。
亦何不可。譬之築室。治其蕪穢。鏟其高卑。而又爲之鳩其

材木。使後人加之。緇墨斧斤。成而居之。嗚呼。其勞寧可沒
也。

以
以

日本列史卷十四終

日本列史

卷十四

世二

日本外史卷之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日本外史卷十五

德川氏前記

豐臣氏上

豐臣氏出於尾張尾張愛智郡有中邑邑多銀杏樹因或呼銀杏村享祿天文之際村氏有彌助者焉彌助無子與其妻祈之於天妻夢日輪入其懷已而有身天文五年正月朔生一男兒因名曰日吉日吉生而英異八歲失父其母挈日吉轉寄食邑人邑人患之同閭有筑阿彌者為國主織田信秀之僕以疾歸耕邑人為議納為繼父生一男一女乃託日吉于邑傍光明寺欲使為僧日吉機敏而不

曉誦梵。每聞人談武事。輒傾聽之。慨然歎曰。僧乞丐徒耳。大丈夫生於亂世。安學乞丐為。於是游嬉任意。與人爭。輒歐擊之。欲使僧厭苦已。僧遂議逐歸其家。日吉恐繼父怒已也。大言曰。果逐我。我且焚寺。恣擊殺羣僧。僧頗懼。乃託事辭謝。予衣物禮而歸之。日吉時甫十歲。父素貧。不能共存。復遣為人奴。所至皆數月而去。轉徙於尾張美濃間。比二十歲。遂如遠江。為上豪松下之網家奴。之網愛其才幹。每事使之。命名與助之網。一日從容問曰。汝尾張人也。知織田氏所用鎧何樣邪。與助對曰。天下之鎧皆楠皮。尾張獨用桐圓。飾藤石助。所仲如意之網曰。吾欲得桐圓一領。

汝為吾伴買來。即附黃金六兩遣之。與助行自計曰。吾獲此金。以資仕進。苟得意。他日償之易耳。小節不足拘也。乃入尾張。就其叔父謀焉。叔父可之。因勸仕織田氏。當是時。信秀既沒。信長嗣立。攻畧四疆。與助亦以為非信長無足與成功名者。於是用其金。辨刀劍衣服。自造姓名。曰木下藤吉。謁信長出。跪謁道側曰。臣父筑阿彌。嘗為君先公奴。臣幼流寓他方。不能自達君門。願君復收臣為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類猴。其心必捷矣。乃收為奴。常擊鞋以從。以其筑阿彌子也。呼曰小筑。藤吉奉仕甚勤。依託近臣。給其使令。信長嘗侵晨獨出。從者未屬。而藤吉輒從之。如斯者。

數信長寢親近之。其明年信長所居清洲城。壁壞可百步。命吏發卒補之。彌月不成。藤吉從過城下。仰視而嘆曰。嘻。危矣。因獨語久之。信長微聞之。呼藤吉面詰曰。小筑汝欲何言。藤吉畏憚左右。不敢答。信長佯怒。拉其手近之。藤吉乃曰。方今君國東有今川武田。西有齋藤淺井六角。日窺我隙。然而弛備如此。有司為君謀不忠。信長默然。既而歸舍。召藤吉曰。使汝司工事。則汝能速竣之乎。藤吉曰。能。信長曰。吾今日命汝司工事矣。藤吉拜謝。徑詣吏告曰。主公命僕司工事。願諭徒屬。使聽僕令。吏意憎之。曰。子好為之。吾不復管也。藤吉乃盡會役徒。以君命賜之酒食。乃分為

十隊。以一隊充十步。身自獎厲督促之。兩日而成。信長適獵歸。見而大驚曰。猴奴乃能如此。因加俸。升為吏。是歲永祿二年也。三年。藤吉又上言曰。清洲城乏水。從小牧使。信長已欲之。而憚勞費未果。且惡人知乏水也。乃叱曰。猴奴何知。敢進妄言。非常死。凡藤吉言事。輒見叱辱。眾目笑之。曰。彼面皮何厚也。藤吉不以為意。獨欲深結於信長。信長之士。前田利家。淺野長勝。與藤吉善。淺野養中。邑人杉原某二女。利家悅其長女。欲娶之。女不肯。強之不已。淺野患之。藤吉權謂利家曰。子舍諸。吾已通之矣。利家笑曰。吾未之知也。苟然。子盍速婚媾。吾為子媒焉。藤吉亦不甚辭。遂

因柴田勝家請信長見允。藤吉家貧成婚之夕，夫妻布藁于簀而坐。以瓦缸敗盞相酬，妻知其非常人也，事之甚謹。後淺野養近江人安井長政者為子，妻以其少女，於是淺野加藤福鳥小出諸人皆以外戚屬藤吉。六年夏，信長聞兵河洲，戲以藤吉為將，藤吉部勒指麾之如老兵法者。其九月，信長出舍洲，股近臣福富某失其刀筭，意藤吉。藤吉急赴津島市，密懸金購之，有一卒來粥刀筭，藤吉驗之，乃盜刀筭者也，即執縛之。候信長還，攜卒要謁，俯伏垂泣。信長問故，藤吉具對曰：「臣唯貧，故為人所意。」信長憫之，為償其懸金，遂賜以百貫邑。信長方行儉富國，患薪炭費多，命

藤吉司之，費省十七。因試之數事，皆効然，未使將兵也。藤吉私制一旗，集少年自從信長，糊之，怒其妄，命斫其旗。藤吉意色自如，信長已克今川氏，定尾張，西攻齋藤氏於美濃，踰洲股，河用兵，數不得志，因會諸將謀築壘于河西，以一將守之，諸將人人自危，莫敢當者。信長密謀之，藤吉讓吉對曰：「孤壘斗入敵地，我兵必不欲往，即往，不諳其地形，險易一敗莫復往者，不若因其土人用之。」臣嘗寓美濃，與其豪俠大盜相識，宜誘為我用，因屈指舉其姓名，得蜂須賀小六、稻田大炊、梶原隼人、青山新七以下六十餘人，其黨屬千二百人。信長曰：「吾亦聞有此輩矣，誰將此者？」曰：「臣

願當之。信長許之。九年九月。發卒築壘。敵將守近邑者。以
八千人出而涓之。我兵且戰且築。數日而成。於是授藤吉
以田七百。戒而遣之。藤吉乃招聚所識者。壘兵凡可三
千。敵欲誘出而陷之。以輕卒挑戰。藤吉不肯出。即夜聚其
衆。議曰。敵必疲矣。且以我為怯。不復設備。可襲而破也。乃
分小六等。以數十人襲敵城。戒曰。莫使敵尾入我壘。大炊
曰。公勿憂。間門可容三人以待之。臣請殿焉。藤吉曰。前
言以主公意。爾不。行危道。莫以為大功。自固而棄。吾所
不為也。公等勉之。衆踊躍而出。頃之。邑中火起。人驚。藤吉
又遣兵援之。衆大獲而至。乃歛首虜於信長。信長賜藤吉

一旗。就壘。傍賜三千貫。命名曰秀吉。美濃豪傑大澤某。據
宇留間城。為信長所患。秀吉以計降之。攜謁信長。信長大
喜。其夜密召秀吉曰。大澤叛服不可必。不若速殺之。對曰。
叛則誅之耳。今而殺之。無復來者。不聽。秀吉歸舍。不佩刀。
而召大澤曰。吾於子之身。有所不安。子第速亡。吾為子留
為質。大澤乃亡去。諸豪傑聞之。多願屬秀吉。竹中重治者。
好奇計。從齋藤氏。不見遇。亦來屬焉。十一年。從信長擊六
角義賢。為先鋒。與諸將攻箕作城。拔之。信長擁立將軍足
利義昭于京師。三好氏兵屢犯之。十二年。義昭謂信長曰。
為吾置一將。智勇兼備者。以鎮京師。信長曰。諾。將擇以進。

衆意擬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三人。至命發則木下藤吉也。衆大驚。秀吉既拜命。卽日請足利氏面謁。義昭裁決京師事。無不立辦。三好氏不敢犯。衆妬之。譖其自用太過。信長斥不納。尋修大內。以秀吉及村井貞勝監工焉。八月。從擊伊勢。攻淺香城。先登。元龜元年。四月。從擊朝倉義景于越前。爲先鋒。拔手筒城。會淺井長政發兵斷後。信長欲班軍。恐義景尾擊。曰。誰留拒義景者。衆不敢答。秀吉進曰。願命臣。乃以三千人留。當義景。義景不肯出。遂引兵而西。參河國主德川公。以客將殿。信長軍。秀吉與之合。兵。行擊土寇。達于京師。以功食愛智川三萬石。木村生駒。

前野諸人屬之。六月。從擊淺井朝倉二氏于姉川。因守橫山。九月。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合兵圍信長于大津。秀吉赴援。圍解而歸。二年。五月。淺井長政發兵攻鎌羽城。城距橫山頗遠。秀吉以輕兵馳遶山背。立旗於城後。敵驚潰走。八月。從攻淺井氏山本城。三年。七月。又攻之。朝倉義景來救。逆擊破之。天正元年。以信長命廢將軍義昭徙之若江。淀城爲義昭守不下。往說降之。八月。朝倉氏滅。秀吉攻拔小谷。獲淺井長政父子。秀吉拒二氏有年。使信長無北顧之憂。得以經營畿內。以功食淺井氏故地十八萬石。明年。城于長濱。居焉。三年。五月。信長援德川氏與武田勝賴戰于

長篠。秀吉爲左先鋒。有功。八月。朝倉餘黨大起。越前。信長攻之。至敦賀。秀吉受命。以舟師。遶出敵後。上岸。毀舟。襲河野。取之。遂拔龍門。諸城皆潰。是歲。除筑前守。更氏羽柴。秀吉以桐爲號。以金瓢爲馬表。每捷。加一瓢。曰。吾必積至千矣。因稱千瓢。織田氏之出軍也。桐號瓢表。敵望而避之。前後加封。總二十二萬石。秀吉私與其謀。臣議曰。主公外優裕。而內猜吝。吾受大封。必不能保終。因從容白。信長曰。臣敢請養二郎爲子。讓之以臣祿。信長喜。因問曰。汝祿如何。曰。君命臣西征者。西國二三州。可指日而取。取輒獻君。臣請其餘身。信長乃以其少子秀勝爲秀吉義子。當是時。

毛利輝元。割據山陽山陰十餘州。浮田直家。以備前美作。附之。播磨人赤松義祐。別所長治。小寺政職等。恐被其兵。送款於織田氏。政職使者黑田孝高。有器略。因秀吉說毛利氏。可擊狀。曰。臣請爲之鄉導。秀吉具語之。信長。信長終決意西征。五年。以秀吉爲征西大將。使取播磨。以自封。十月。秀吉入辭。信長授以記幟。曰。功成。則舉中國于汝。汝遂進取九州。若其援師。當依請遣之。秀吉辟而對曰。君不以臣鄙陋。舍勲舊諸將。而命大任於臣。臣敢不竭力。臣辱記幟之貺。是君使臣得專制也。討叛撫服。臨機制變。以定中國。在臣度內耳。君之近臣。森矢部福富諸人。積功累

勞。未有所報。中國已定。願以封此輩。臣則直進。乘勢遂下九州。九州下。則願賜其一歲之入。蓄糧仗。造舟艦。濟海入朝鮮。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為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威靈。席卷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志也。信長笑曰。秀吉又復大言乎。遂許便宜從事。於是秀吉將兵數千。入播磨。至于御著。政職中悔。走歸毛利氏。黑田孝高與其父宗圓居姬路。迎說秀吉曰。臣所居形勝之地也。君宜據為根本。西面以圖毛利氏。秀吉從之。子孝高以穴粟郡。十一月。秀吉將兵攻佐用。拔之。進取上月。浮田直家在岡山。發兵來援。孝高逆戰。秀吉赴援。令隊將堀尾吉

晴進擊。我兵少卻。秀吉自後呼曰。今日始與中國兒戰。勿貽濃尾之羞。我兵奮前。擊走直家兵。遂拔上月而還。已而直家襲而復之。六年正月。秀吉大城姬路。故出雲國主尾子勝久以兵來屬。取上月。以乏糧退還。城復為直家有。二月。秀吉赴攻。盡焚殺其兵。以城予勝久。三月。別所長治叛。附毛利氏。聚族黨八千。據三木城。城甚險。而野口志方。神吉。櫛橋等諸寨皆應之。秀吉按地圖。議曰。彼欲俟我攻三木而襲其後也。吾當反其計以制勝矣。乃攻野口。下之。四月。毛利氏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與直家合兵七萬。攻上月。秀吉留兵備三木。而自赴援之。陣于高倉山。信長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使攝津守荒木村重等來助。五月更遣其三子信忠、信雄、信孝來援。相持不戰。秀吉以為敵兵衆食足未可勝。即勝。非吾功也。乃請信長班軍陣于書寫山。攻拔神吉志方。八月秀吉將二萬人攻三木。直家知秀吉終不可抗。欲送款焉。會叟港藥高子小西彌九郎者。養於岡山賈人。其生父老於京師。秀吉微時。數館其家。與彌九郎親善。直家因用充使者。赴三木。秀吉為請信長許之。伯耆國主南條元續亦以國降。而荒木村重為明智光秀所讒。得罪叛。應毛利氏十一月。信長自將討村重。秀吉往見信長曰。臣識村重非叛者也。是必有故。臣請說降之。乃輕裝赴伊丹。面諭村

重。村重謝曰。織田公豈終釋然於我哉。秀吉泣別。而出。伊丹人請殺之。村重曰。彼肯輕身來此。殺之不義。秀吉更遣黑田孝高說之。村重囚之。孝高不屈。秀吉乃歸三木。休戰。築長圍困之。長治與村重通。自間道潛出。城于淡河丹生。互為應援。七年正月。長治出襲秀吉。秀吉與異父弟秀長逆擊。大破之。斬其銳兵八百。二月。秀吉以風雨夜襲。取丹生。使秀長以五百騎攻淡河。不利。守將亦收入三木。乃命加藤光泰築寨以絕其糧道。九月。村重棄伊丹走保華隈。孝高乃得歸。先是。竹中重治死。孝高獨為謀主。村重與長治皆告急於毛利氏。毛利氏不能援。獨送糧食。襲破平田。

寨長治引兵出取其糧。秀吉以麾下邀擊于大村。近士脇坂安治斬敵驍將魚住源吾。秀吉因大破之。獲別所氏族十人。徙壘逼城。八年春。遂陷之。使長治自殺。以免城兵。於是盡定播磨。乃令浮田直家以備前美作兵。西圖毛利氏。城于兒島。小早川隆景數攻之。乃遣淺野長政率舟師赴援。擊走之。時山名氏據但馬。因幡屬毛利氏。於是秀吉自將擊山名祐豐于但馬。攻竹田城。四月。擊山名豐國于因幡。因幡質子在鹿野城。秀吉攻而取之。七月。再入但馬。拔諸城。山名祐豐以出石城降。遂定但馬。再入因幡。至鳥取城。縛所取質子於城外。諭降之。豐國乃出降。而城兵未下。

按鶴山
蓋據逸
史然陰
德太平
記作高
山詳其
文意以
非地名
秀吉譜
太閣記
並作錯

乃引兵還。九年春。令海賈齎金數千兩。赴因幡索粟。倍價糴之。因幡人大喜。爭糴。七月。秀吉乃以兵五萬攻鳥取。使秀長攻丸山。二城食乏。我牙兵加藤清正等日夜攻擊。清正杉原氏戚屬也。襁褓喪父母。秀吉妻取育之。是役甫十。與城兵戰。多獲首級。十月。吉川元春發兵來救。未至而城陷。秀吉進入。伯耆助南條元續軍于鵠山。與元春相持。天已寒。定因幡。使降將宮部繼潤守之。而還。秀吉以五歲定五國。十二月。赴安土。即夜謁信長。信長呼而前之。撫其面曰。汝面目非復昔日。藤吉明日我且以客禮饗汝矣。旦日。秀吉獻寶刀一。鞍馬百。土物五千。布旅蔽地。信長自城

日本外紀

卷之十一

九

樓視之。欣然謂左右曰。此大膽。藤吉所獻者乎。饗而遣之。十年正月。直家病卒。秀吉爲請立其子秀家。宮部繼潤使人來告。吉川元春欲攻鳥取。秀吉曰。彼攻之於北。吾將救之於南也。乃引兵入淡路。二十日定之。四月。將六萬人入備中。攻宮地下之。遂攻冠山。加藤清正先登。浮田氏兵繼之。冠山兵盡走。高松城。秀吉隨圍城。城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五月。自移營于蛙鼻岡。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使淺野某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樓。於是吉川元春乃舍因幡而來救。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于廂山。輝元在其後。秀吉分二萬人當之。

益築防使峻城。兵結燥而生。元春隆景數挑戰。秀吉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舉毛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爲之先鋒。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人舉來援。請出大旂。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歲。而中國可舉。信長大喜。使堀秀政先往。乃命明智光秀。筒井順慶。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友祥等。率兵三萬五千。援秀吉。而自以百餘人入京師。館于本能寺。將親繼之也。初。光秀以事怨望。至是亦不欲往。信長迫而遣之。使歸丹波。治兵而西。當是時。高松城不漸水數尺。東西之軍相去可百步。毛利氏聞東軍大舉。且至。遂

使使議和。秀吉未之許也。六月有人稱京師使者馳入軍門。秀吉質之所知。宗仁者變報也。曰。光秀反。以丹波兵攻右府于本能寺。弑之。右府者信長也。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堤防。是日城陷。城將自殺。而毛利氏猶張軍不去。明日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却之曰。當俟明日議之。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公等猶與我和乎。若欲擊我。則莫今日也。公等徐計之。使者返報。輝元大喜。謀於諸將。諸將皆曰。我與信長。和非與秀吉和。今信長死。彼軍情沮發。危疑萌起。我乘是時掩擊之。必獲秀吉。

是天幸我家也。不可失矣。隆景曰。吾所見異於此。信長之死。非天幸我家。乃幸於秀吉也。何則。應仁以來。七道分離。爭亂相踵。至今日而極矣。天將生一豪傑以掃蕩天下。吾視秀吉舉動。得非是乎。信長既死。其子弟將佐。孰出秀吉右者。夫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秘其事。速成前議。今止告不隱。任吾從違。其量豈可測哉。吾使人候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我曲彼直。雙我必深。敢死來戰。能保必獲之乎。苟不獲之。使其脫歸。異日雲蒸龍變。我無遺類矣。以吾計之。莫如從前約。彼遭際禍難多。我不違約。必厚遇我。功名富貴。將與我共。是我與彼同慶。

幸也。輝元然之，乃送質成和，且弔之。於是秀吉欲還討光秀，因乞毛利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舉。汝輩其為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兼程疾行，至於尼崎。當是時，光秀既弒信長及信忠，遂進陷安土，收其寶貨而西屯于京師，施行政令，復引兵適安土。織田氏公族將帥皆觀望相仗，莫敢先發。秀吉既至尼崎，發哀斷髮毀形，使人周告諸將曰：「明智光秀蔑棄浩恩，敢行大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秀吉義不與光秀共戴天，悉發領國之

兵自將至此，願與諸公俱一戰。必梟豎子，以弔先君之靈。於是諸將帥盡會尼崎。初，光秀之發難也，與其眾謀曰：「方今柴田勝家當上杉氏，瀧川一益當北條氏，羽柴秀吉當毛利氏，而丹羽長秀佐信孝，將赴四國，我出空虛之地，得以成大事。天下不足圖也。」至是，聞秀吉在攝津，大驚，使其從子光春守安土，而自至洞嶺。十二日，遂入淀城。秀吉遣使告光秀曰：「明日會戰于山崎。」光秀諾之，乃聚將士，其將齋藤利三在洞嶺，諫曰：「秀吉大眾新來，其鋒甚銳，戰必無利。不如且避之，退入坂下，以為後圖。」光秀怒曰：「天下視石府如鬼神，而吾一擊獲之，天下誰能敵我？汝速來戰，何畏

藤吉也。利三不得已來會。遂以見兵一萬六千。分爲六隊。夜半。冒雨渡掛川。至山崎。筒井順慶舉大和兵萬人軍洞嶺。爲其後援。黎明。秀吉統諸將而至。高山友詳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織田信孝。以次相屬。兵各數千。秀吉自將騎卒二萬居其後。已而兩軍皆陣。秀吉北瞻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此。非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焉。乃命堀尾吉晴往奪之。吉晴應聲而起。單騎馳赴之。則賊兵先上者已千餘人矣。吉晴顧其兵能屬者。五六騎。弓銃手二十人。進躡其後。賊弓銃在前。不可用。吉晴全兵與堀秀政皆至。大呼奮擊。賊兵遂棄山走。

吉晴等代陣焉。友祥爲先鋒。關山崎南門不聽他隊先進。聞天王山軍聲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陣大戰。殺傷相當。清秀踰坂而進。賊左陣不能進。信輝亦濟川。衝其右陣。合擊大破之。斬其三將。洞嶺軍觀望勝敗。不戰而走。秀吉追北。直逼光秀。光秀怒。欲親戰。比田某叱其馬曰。敵鋒不可犯。請且入勝龍城。光秀惶惑曰。勝龍安在。比田騎而前導。我兵充塞前後。比田等戰且走。纔得達城。上閣而望。則我兵已圍城數重。城兵稍稍散亡。所餘僅百人。卽夜。光秀與十餘騎潰圍北出。馳向坂下。至于小栗。棲土兵四起。自林中。以槍刺其肋。墜馬死。秀吉旣破光秀軍。收信長屍于灰。

燼中殞之。進陣于園城寺。聞光秀于光慶在龜山。遣兵攻之。斬光慶。又聞從子光春在安土。令堀秀政將萬人伐之。會光春于大津。擊破之。光春騎渡湖水。入坂下。手刃光秀妻孥。火城自殺。齋藤利三亦被捕伏誅。而光秀首至。秀吉乃奏捷朝廷。狗光秀首京師。梟于本能寺。去信長薨日十有三日矣。遂留幕于山崎寶寺タカテラ。誅支黨。納降附。當是時。秀吉威震畿內。四方兵士來聚山崎者。凡六七萬人。天子嘉其功。詔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衛中將。秀吉辭不敢拜。秀吉以信長繼嗣未定。與諸將領會于清洲。議事。八月。瀧川一益、柴田勝家皆引兵會焉。議信雄冒北畠氏信孝冒神戶

氏皆信長庶子。不宜立。乃以信忠遺命。立其長子秀信為嗣。居安土焉。而信雄攝之。柴田丹羽池田氏與羽柴氏更置吏于京師。信雄以下。各分遺地領之。秀吉自略定播磨。但馬。因幡。丹波諸州。至是皆為其有。則不復受分地。諸將乃使浮田秀家及丹後國主細川藤孝附庸之。長濱為秀吉舊領。勝家以其南出便地奪之。勝家威望最於諸將。號曰鬼柴田。是日。踞而飲酒。以謾言挑秀吉。長秀附秀吉。且語曰。子欲定國家。即斬勝家。秀吉哂而不答。諸將視且目。非是。促罷其宴。信雄歸近江。信孝歸美濃。勝家歸越前。一益歸伊勢。長秀歸若狹。秀吉與池田信輝歸攝津。勝家聞

秀吉在長濱不敢北。秀吉乃遣義子秀勝為質。勝家拉而北行。尋而還之。初秀吉自長濱徙姬路。未移其家。本能寺之變。阿閉長之。京極高次。欲取長濱。應光秀家皆亡。匿於伊吹山。長之取其貲財。從光秀戰山崎。敗走而死。於是秀吉族長之降高次。而歸山崎。十月詔敘從五位下。任左近衛少將。秀吉拜命。因請追贈信長爵位。告公族諸將。葬于大德寺。無來會者。秀吉自為喪主。使弟秀長率卒萬人監護之。既而三氏皆罷其吏。一決於秀吉。秀吉又與信雄協心。以佐秀信。勝家嫉忌之。信孝亦與信雄爭權相惡。於是信孝遂與勝家益及佐佐成政。氏家行廣。稻葉通朝等。

守馬下
一有初
勝家愛

俱圖秀吉。及信雄。期並起。信雄謀之。秀吉。秀吉曰。越前多雪。彼今未能出兵。請及此時伐美濃。乃與池田丹羽筒井細川諸將。合五萬人。攻岐阜。行廣通朝皆降。信孝佯請和。丹羽長秀贊之和。成秀吉乃取其質子。歸山崎。勝家欲出援之。阻雪不能出。視水雪輒憤怒。乃遣人說長秀。連兵西向。長秀不肯。一益以書教勝家曰。不若佯和。及來歲雪解。出其不意。夾攻之。勝家然之。使前田利家等五輩來山崎。請釋憾。協心共輔幼主。秀吉許之。使者還報。勝家兵備稍懈。秀吉既遣使者。謂左右曰。彼欲怠我而來襲焉。爾且破其膽。十一月引兵至長濱。勝家義子勝豐守焉。勝豐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姪佐久
間盛政
之強武
專任焉
斥跡於
勝豐二
十一字
素作以
故二字

素與勝家有隙。秀吉招降之。復取長濱。益築城堡。備其糧。仗以拒越前衝路。十二月。還獻遺秀信及諸將。遇勝家所親在京畿者。故仇視之。十一年正月朔。歸姬路。撫循士民。頒賞賜。酺七日。入朝京師。遂至安土。議及雪未解。取一益。及雪已解。圖勝家。乃徵內外將士。會于草津。部兵七萬。為三隊。三道入伊勢。一益在長島。分拒諸城。秀吉留兵備之。而進至桑名。縱火城下。退而為營。誡其眾曰。龍川亦老於兵者。今夜必來。一益謂其下曰。我已分兵在者。甚寡。以寡擊衆。不如夜襲。即夜潛兵赴秀吉陣。視其有備。乃去。閏月。秀吉攻下龜山。納之信雄。令蒲生氏鄉關萬。徹攻嶺城。嶺

城未下。勝家聞之。發兵南山。二月。令佐久間盛政將步騎二萬出陣柳瀨。前田利長為先鋒。縱火關原。而退陣于木本。秀吉乃留氏鄉以下七將。以當一益。而自引諸軍赴柳瀨。自與老兵十餘騎上山。望北軍曰。是不可以速戰勝也。乃勒兵為十三隊。據湖山形勢。築連珠砦。而自屯長濱。三月。勝家悉引兵至柳瀨。我兵堅壁不出。丹羽長秀來而助之。四月。信孝復舉兵。應於勝家。一益其十七日。秀吉以其軍南攻信孝。至大垣。盛政欲進擊諸壘。勝家不許。是時。柴田勝豐養疾在京師。其部下山路將監者叛。降北軍。在盛政營。衆中謂盛政曰。聞神戶君舉兵應我。而秀吉往擊之。

吾一作君

子豈得不赴援哉。盛政曰：固也。道路阻絕，敵充塞其間。我將如之何？將監進，附其耳語曰：敵諸壘皆固，獨中川清秀之壘在賤岳之麓，去我尤遠，而其備不固。吾潛兵趨之，出其不意，必獲志矣。秀占在大垣，不能速來，子急擊勿失。盛政大悅。十九日，往告勝家。勝家曰：可也。吾與利家留當諸壘，汝則往擊。擊而勝，速還，慎勿留也。盛政乃與從弟勝政將萬人，乘夜至余吾湖東，循湖而進。比曉，至高麓中川氏卒方飲馬于湖，盛政先鋒執斬之。其一人逃返告急。清秀與高山友祥以數千人出戰。盛政謂其部將曰：長篠之戰，火為集而捷，是可做也。遣人燒其壘下營，我軍顧而敗。友

祥走，依秀長。秀長等惶急，不敢援。清秀苦戰終死。盛政既勝，因留不還。勝家召還之，盛政答以日傾兵疲，當俟明還。勝家曰：直路不過一里，何不亟還？盛政笑曰：老怯過慮，何足為意。使者五反，而日已暮矣。當是時，秀吉欲攻岐阜，會大雨，呂久河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方食，問使者曰：盛政退未？曰：未。秀吉乃投箸而起，拔刀踴躍曰：吾得大勝矣。即命駛卒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賤岳，炬火導我。酒食餉我，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及藤川而昏黑，山谷昏炬，餉者爭至，兵皆立食。秀吉行且呼曰：記其里閭，吾將凱旋賞之。北軍相驚曰：

濃路諸山多炬火。秀吉來矣。盛政大駭。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我軍觀之。進躡其後。盛政留銃隊殿之。引兵上岳北陣。勝政在麓。欲與之合。而金瓢馬表已在岳南。銃丸亂發。勝政兵立死者二百餘人。其陣稍亂。秀吉顧左右。縱兵乘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如藤嘉明。平野長泰。脇坂安治。糟谷武則。片桐且元。爭先奮擊。多所斬獲。諸軍從進。遂大破之。擒勝政。進蹙盛政。又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進赴勝家。勝家在核山。聞賤岳軍大驚。危之。已而敗卒交至。勝家曰。盛政果敗我事矣。遂北走。過見前田利家于府中。請其馬馳入北莊。秀吉追走至府中。單騎打城門。連呼利家。

俗字曰。又左又左。利家乃出迎之。以其兵從。諸城望風解走。旦日。秀吉至北莊。自上其後山。令堀秀政縱火乘烟迫城。或縛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獻麾下。秀吉視之城中。勝家遂自燒殺。秀吉見城中火起。則引兵北徇。加賀能登。盡下之。信孝出走自殺。一益降。於是秀吉還軍坂下。六月。敘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大賞戰功。予北莊于丹羽長秀。大垣于池田信輝。澤山于堀秀政。金山于森長可。賜近臣七人秩各五千石。世呼曰賤岳七槍。於是近畿粗定。山陽山陰將士來。尋去歲之盟。上杉氏。德川氏。皆使使賀戰捷。秀吉有霸天下之志。謂京師狹迫。不便漕運。且無列邸第之

地大坂北帶大河。西控海水。地勢宏壯。可以管攝七道。十一月。遂起十餘州卒。成大坂。成而徙焉。信雄視秀吉威權日隆。心不能平。其下有驍將秀吉厚遇之。信雄疑其有私。十二年三月。殺三將。與秀吉絕。乞援於德川氏。池田信輝。森長可。堀秀政。皆為秀吉拒。信雄將瀧川雄利。初送質於秀吉。秀吉屬之脇坂安治。於是雄利詐奪還之。據其邑。上野安治怒。以從者二十人入伊賀。夜募土兵。襲上野城。拔之。走雄利。秀吉令安治留定伊賀。信輝長可亦拔犬山守之。秀吉遣尾藤知定監二人軍。曰。彼必負勇浪戰。汝往制之。遂欲親將而東。會南海盜起。乃令中村一氏等

按諸書
秀次長
可并為
信輝甥
以秀政
為監此
曰秀政
長可為
甥秀次
為監誤

當南面。浮田秀家當西面。丹羽長秀前田利家當北面。而自將東下。至犬山。德川氏北畠氏合兵陣小牧。對壘未戰。秀吉遺書請戰。德川氏不肯。四月。信輝自請間道搆參河。秀吉不答。明日復請。乃許之。信輝率二婿秀政長可以往。曰。親戚赴軍。無他證左。秀吉乃令三好秀次助之。秀次秀吉妹子也。臨發。誠信輝曰。宜寨于篠木。柏井。募土兵。縱火東參河。勿侮敵。輕進恃勝不備。既遣之。自徙陣樂田。信輝長可進拔岩崎。或走告德川公。公與信雄伺其懈。襲擊于長湫。殺之。其將佐曰。秀吉敏軍機。今必來矣。乃收兵退。秀吉得敗聞。奮袂起曰。敵亂次而來。吾迎而疾擊。可以蹙之。

德川豐臣交錄

按十月
舊誤作
十一月

急抽精兵二萬。自將赴長湫。聞敵退入小幡。欲隨攻之。稻葉通朝諫以日暮兵疲乃止。下令曰。旦日攻擒二帥。參河將士爭請襲秀吉陣。德川公不肯曰。秀吉勇略不世出。其可狃而輕之乎。夜退還小牧。秀吉亦還樂田。五月留諸將守樂田。引兵攻拔利井嶺。神戶。松島。竹鼻諸城。六月以竹鼻予一柳直末。令森長可弟忠政襲兄邑。封蒲生氏鄉于松崎。食十二萬石。統攝傍道諸城。秀吉自陣大垣。往來伊勢尾張間。修諸城砦。遣脇坂安治。徇志摩。移大和國主筒井定次于伊賀。以大和賜弟秀長。以志摩賜九鬼嘉隆。十月陣羽津。信雄陣桑名。其君臣內相猜疑。軍中數驚。秀吉

德川和成

乃謂富田知信津田信季曰。我為先君復仇。務鎮定國家。而諸郎聽細說。遽欲誅我。我不得已。起與之較。神戶君既不良死。我至今悼焉。為我謝北畠君。蓋指細故與共富貴。二人往告之。信雄信雄許之。相見于矢田河原。和成。德川公使使賀之。公尋送其子秀康為質。秀吉之東也。南海盜數攻岸和田。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畧定四國。發兵援之。窺大坂。中村一氏守岸和田。擊却之。佐佐成政又攻越中。應北畠氏。將兵萬餘。攻末盛城。城屬前田利家。城將與村永福與其妻。獎厲士卒固守。利家赴救。大破成政。成政求援於德川公。公解之。十一月。秀吉進從三位。任大納言。

十三年二月進正二位。陸內大臣。於是議用兵於南海北。陸欲先定南海。南海賊根來雜賀最強。聞羽柴氏且來。築三寨于千石濠。悉銳守之。三月秀吉將兵十萬南伐。令秀次備三寨。而直指根來寺。寨兵以弓銃要之。秀次縱騎傍擊。遂令兵圍寨。我軍發火箭。中賊硝櫃。賊悉焚死。諸寨皆解。走秀吉。則以生兵六萬。急襲根來。焚之。遂攻下雜賀。引紀伊川。灌大田壘。磔其魁首五十人。進下熊野。高野。撤諸關寨。以紀伊和泉加賜秀長。以近江賜秀次。四月歸大坂。秀吉遂以書諭長曾。我部元親當獻伊豫讚岐來朝天子。否則有罰。元親不聽。五月秀吉令秀長秀次以舟師六萬。

往討之。自阿波入。又令浮田秀家自讚岐。小早川隆景自伊豫。並攻元親。元親將兵拒羽津。秀次攻和氣。秀長攻一宮。皆降之。合攻木津。又降之。諸城解。走仙石秀久。前受封淡路。七月以其兵拔屋嶋。秀家隆景亦陷數城。諸軍刻期萃于羽津。元親乃乞降。送質。遂入朝。秀吉讓曰。來何晚也。乃奪其三國。賜阿波于蜂須賀家。讚岐于仙石秀久。十河一存。伊豫于小早川隆景。來島康親。以伊豫正木賜加藤嘉明。以淡路州本賜脇坂安治。南海盡定。初秀吉起微賤。無姓氏。始稱平氏。中稱藤原氏。於是欲為征夷大將軍。右大臣藤原晴季素與秀吉善。為之謀曰。故事大將軍非

源氏不可。公稱藤原氏宜為關白。秀吉曰：關白何物。晴李曰：位亞天子。統御百官。秀吉大喜。時藤原昭實為關白。晴李諷辭其官。以秀吉代之。朝廷重違其意。遂詔許之。秀吉具騶從入朝謝恩。奏請授子弟將士以官爵。秀吉羞冒他姓。請賜新姓。曰：豐臣。置吏五人奉行政令。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增田長盛、掌訟獄。長束正家、掌錢穀。前田玄以掌僧祝。長政任彈正少弼。後封甲斐玄以稱德善院。任法印。嘗為織田氏吏。後封篠山。正家任大藏少輔。嘗為丹羽氏吏。後封水口。三成任治部少輔。後封澤山。長盛任右衛門尉。後封郡山。秀吉戒五人曰：大事會議決之。小事不必然。勿

一獄上
有諸
宇

使有留滯。勿納贈賄。勿挾恩仇。訟獄之事。無貧富貴賤。一切從事。當是時。豐臣氏歲入二百萬石。府庫稱之曰：吾不可獨自封殖。遂下令分金五千枚。銀三萬枚於諸將士。償其軍費。設場于京師第門。日悉散之。八月。自將騎卒十萬北伐。北畠信雄以尾張伊勢兵前田利家以加賀能登兵皆會焉。佐佐成政據富山。築三十餘壘。干粟設嶺。秀吉張疑兵當之。而航海直襲富山。成政惶駭。削髮出降。乃加賜越中于利家。于利長以丹羽氏有罪。奪越前。割其半于堀秀政。令村上溝口二氏屬之。以鎮北陸。而越後國主上杉景勝。未來。秀吉既勝。成政則與石田三成等十餘騎踰

險直入越後。謂其疆土吏曰：吾秀吉也。汝主已通使於我。我故來見。欲面議事。吏馳使告景勝。景勝大驚。遂來盟。秀吉屏左右與語。既畢。西還。使金森長近畧飛彈。攻其國司。姉小路賴綱。滅之。因封長近焉。先是信濃豪族真田昌幸來送款。納子幸村為質。昌幸自父幸隆屬武田氏。及武田氏亡。屬德川氏。領上田。攻北條氏。取沼田。德川氏與北條氏婚。今昌幸還。致沼田。答曰：公之所賜上田。掌大之地耳。至沼田。我以吾兵力取之。焉得予他人哉。德川公怒。率步騎七千來攻。閏月。上杉景勝以秀吉旨發兵。援昌幸。昌幸延之內城。而自居外城。植柵城內。伏兵城外。而出羸卒誘

敵。敵進入城。柵內銃發。敵陣亂。二城夾擊。破之。敵走出。伏起。又破之。昌幸子信幸亦迎擊北條氏兵于沼田。破之。九月。景勝自將來。援敵軍退去。小笠原貞慶亦因昌幸送款。與景勝並連。衡於豐臣氏。以圖關東。德川氏北條氏懼。而約從。十一月。德川氏將石川數正來奔。其國大擾。秀吉乃謂信雄曰：吾既定中州。東西未服。近日將西伐。宜先與德川和。以拒北條也。子為我圖之。信雄乃遣二使諭德川公。公恐其有變。不敢來。是歲毛利氏遣小早川隆景。吉川元長來大坂。元長元春子也。秀吉善待之。曰：天主闢新成。當使卿等觀。乃自從一侍女。尊隆景元長及其從者數十

人上閣指示遠近山海。因謂元長曰：吾子乃叔，以伊豫乃翁未有所予。吾數與乃翁治兵，常恨不相見，以談往日戰略。明年，吾將伐九州，煩乃翁為先鋒。事平，予之筑前也。十四年二月，內野第成，命名聚樂。秀吉將請天子幸焉，率諸侯朝之也。是歲，又建方廣寺，以木造大佛，高十六丈，興卒數萬人，四方工人盡集。四月，以其妹妻德川公。五月，上杉景勝入覲，先是豐後國主大友義鎮亦入覲。初，島津義久自薩摩起，持食九國。義鎮與肥前國主龍造寺政家歲被其兵，並乞援於秀吉。窟城主高橋鎮種、立花城主戶次宗茂皆來送款焉。於是秀吉將西伐，下教列國，並固守以俟。

公一作氏

七月，義久遣弟義弘家久略二筑。降秋月氏筑紫氏，乃攻鎮種。鎮種自殺。宗茂固守，來使告急。秀吉乃遣黑田孝高、趣毛利輝元、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九月，又遣加藤嘉明、脇坂安治。趣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皆發兵西向。遂遺書義久曰：關白問，何以不朝貢？何以坐取官爵？何以縱出兵攻畧隣國？使仙石秀久齎書往，因誡秀久曰：彼若不服，且勿與戰，退以俟我。秀久至，義久投書於地，曰：我族國于此十四世矣，促朝貢者，獨有近衛氏、猴冠者，敢欲屈致我乎？秀久憤恚，以大友氏兵進擊家久。元親存保從之。元親子信親與存保皆敗死。元親走伊豫，秀久走豐後。嘉明安

治力戰而退。義久遂大舉入豐後。下十六城。大友義鎮既死。其子義統出戰。大敗。事聞。秀吉怒。奪秀久邑。予之尾藤。知定。終議西伐。益促德川公入朝。十月。公從萬餘人而發。秀吉母曰大聽。往問女于岡崎。以安其國人。德川公到京。帥秀吉從數人。就其館。握手款語。遂呼酒。召其諸將。談小牧之戰。盡觀而出。十一月。德川公入謁于聚樂第。畢禮而去。先是。皇太子殂。是月。天皇禪位于皇太孫。皇太孫卽位。是爲後陽成天皇。十二月。天皇詔以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職如故。於是秀吉奏請曰。臣徵島津義久入朝。義久不奉命。臣請自將伐之。乃令越中尾張以西三十七國發兵。

以明年二月。會大坂。命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掌糧餉。小西隆佐。建部壽德。掌漕運。先赴小倉。具三十萬人糧。二萬匹馬芻。使可支一歲。十五年。二月。兵會大坂者十五萬人。秀吉下令。禁鹵掠。止鬪諍。又置吏于沿道驛舍。使軍行莫蹇滯。乃遣秀長將前軍先發。三月。朔。秀吉自將諸軍發京師。水陸俱下。義久既逐大友義統。居豐後府內。發兵四出。聞豐臣氏前軍至豐前。乃使家久守耳川。引兵而退。秀長至耳川。諸將先濟。家久夜襲南條宮部氏營。南條敗。宮部擊卻之。明日。秀長乃濟。敵遂退保高城。既而又退。二十五日。秀吉至赤間關。留增田長盛守關戶城。丸毛某

城戶某守門司城。徵國人質于濟海入豐前。廿八日陣于馬岳。分兵並進。時秋月種實招島津氏兵據岩石城。城跨豐前筑前之間。以險固聞。秀吉遣義子秀勝攻之。令蒲生氏鄉前田利長輔之。自以麾下登杉原山。四月氏鄉攻其南。利長攻其北。城兵能拒。氏鄉先入其郭。秀吉自山上望見其徽號。自脫其袍使人齎馳賜之曰。被此以登內城。氏鄉感激。身先士卒。會風大起。縱火焚城。城即陷。秀吉乃進至小熊種實遁走。使子種長以城降。秀吉悉收其地。進軍高良山龍造寺政家。以肥前兵來會焉。肥後諸城皆解走。薩摩驍將新納忠元。伊集院忠棟守合子城。走保八代。與

丘或作
兵或作
隆

島津征久合兵堅守秀吉以兵臨攻之。忠元等夜逃。秀吉入其城。謂諸將曰。吾征誅僻遠之國。苟期於盡。盡勢有所不可。且見吾挾也。宜從優容。速成大功。乃榜于衢路曰。名門故家。曾從於敵者。及豪俠大盜。聚徒結黨者。一切皆宥。聽其自新。令初下。軍門如市。秀吉進入薩摩。降島津忠良。五月進至千代河。河接海港。前所發漕船盡湮焉。乃命水軍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九鬼嘉隆。造浮梁。濟軍。建牙于太平寺。環布軍營。填池澤。夷丘阜。方二里餘。中開門巷。縱橫四達。遠近望風而潰。乃遣水軍三將攻桂忠昉于平佐。脇坂安治先登。忠昉降。於是秀長以日向故主伊東祐丘

為先鋒。以五萬人自日向入。前田利長與淺野彈正以龍造寺政家為先鋒。以五萬人自大隅入。家久以佐上原降。義弘退陣求麻。諸軍合而南下。臨於鹿兒島。島津氏將佐交勸義弘乞降。乃遣伊集院忠棟。因秀長謝罪。秀吉曰。吾初欲誅不庭之臣。使無遺類。吾聞島津氏源右大將之遠裔也。四百歲名族。一日滅之。吾亦不忍也。其宥之。義弘大喜。削髮被僧衣。從近臣五六人。詣太平寺降。秀吉延見。以溫言慰藉之。命以義弘為嗣。琉球國馳使修貢獻。七月。凱旋至太宰府。盡收九州質子。大論功罪。令島津氏因故土。領薩摩。大隅。日向。削其侵地。賜肥後。于佐佐成政。筑前。于

小早川隆景。豐前。于黑田孝高。森勝信。筑後。于毛利秀包。立花宗茂。而大友義統。高橋統增。伊東祐兵。龍造寺政家。皆復舊領。差有增損。使政家族鍋島直茂攝國事。及政家夭。乃立直茂。耳川之事。尾藤知定。教秀長不即救。因奪其讚岐。後以賜生駒親正。丹羽長重犯軍法。因奪其若狹。賜之淺野氏。削阿蘇大宮司邑。律彦山僧徒。大村氏私舍。西蠻妖賊。奪其長崎邑。磔賊二十餘人。于邑中。使鍋島氏監外國互市焉。禁天主教。遂大修西海政令。七月。復命于京師。天皇遣使郊勞之。八月。德川公自來賀戰捷。是歲。西海諸侯皆就國。秀吉誠成政。善待土豪。勿擾國民。成政遵教。

土民
作士民

土民皆叛。踰年粗定。秀吉讓之賜死。以肥後分賜加藤清正。小西行長。清正為主計頭。行長為攝津守。行長即彌九郎也。秀吉謂二人曰。他日將有以用汝也。十六年正月。秀吉遂奏請臨幸。時承大亂之後。典籍殘亡。乃令前田玄以與公卿雜議。用足利義滿義教故事。四月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關白秀吉率文武百官扈從。扈從者。蓋新典也。遠近縱觀。父老或有流涕者。曰。吾儕聞有行幸之儀久矣。今得親觀之。即日行享禮。使伶人奏五常太平諸樂。明日。秀吉早盛服出侍于御座之右。盡召天下牧伯使列於前。內大臣信雄。大納言家康。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左近衛

家國
作國家

中將秀家。右近衛少將利家。侍從元親。侍從義統以下。以次而進。盟曰。奉戴皇恩。竭力王事。莫敢或怠。皇家之邑。莫敢或侵。侵者相共誚責之。戒囑子孫。莫敢或渝。關白所令事。無大小。莫敢或不奉。所違斯盟者。六十六州神祇大罰。極之。覆其家國。莫能享其祿。明日。宴諸牧伯。天皇賜歌。關白以下皆賡之。車駕駐五日。還宮。秀吉以京師戶稅奉供御。以其戶租為上皇湯沐邑。以近江高嶋郡充廷臣米田。凡金帛珍貴之獻。前後無算。九月。諭毛利氏。割其出雲伯耆。予族吉川廣家。廣家。元春子。元長弟也。十月。大張茗蕪于北野。十七年。五月。復分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于文

武百官。是時秀吉威令幾遍天下。東北豪傑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葦名松前諸族爭修使幣。秀吉禁其私鬪。使之朝覲。而獨北條氏政據關東八州。伊達政宗據陸奥出羽。不肯降。天子幸聚樂之次。月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季赴相摸。諭氏政曰。吾子席五世之勢。擅有八州。而不修朝貢。不義。今天子新立。天下莫不嚮歸。吾子宜速入覲。氏政與子氏直議。不敢堅對。八月。氏政使使來請曰。真田昌幸取我沼田。請令昌幸還之。然後入朝。諸將皆忿曰。氏政亡狀。請發兵討之。秀吉曰。未也。是年七月。復使知信信季就昌幸諭之。昌幸奉命致沼田于北條氏。於是二使遂往。

小田原。趣其入朝。曰。不朝則有罰。氏政與其親族將領議曰。我與彼相距遼遠。彼何輒來。且彼特能服畿內西國耳。古稱關八州可敵天下。且箱根天險也。彼果來乎。我以八州勁兵要諸箱根。彼何能為。在昔平氏發大軍來攻源氏。至富士川。聞鵝鳴起。遂恇悖而潰。關白亦如此爾。乃不禮使者。使者微聞其言。歸報秀吉。秀吉怒曰。氏政以吾比平維盛邪。吾將示之我技倆也。德川公數勸氏政入朝。不肯。是歲。伊達政宗滅葦名氏。并會津四郡。滅二階堂氏。并仙道七郡。佐竹岩城諸族討之。皆敗。秀吉使使責讓政宗。命其入朝。政宗亦不肯。十月。真田昌幸來告曰。沼田有那胡。

日本外史 卷之十五
三十一
桃城為臣墳墓之地。北條氏將守沼田者。欲遂取之。臣曰。殿下命致沼田。未聞致那胡桃也。彼不聽。遂攻取之。敢告。秀吉大怒。遂奏請討氏政。氏政使者石卷康昌在京師。懼陳謝之。秀吉不聽。押送康昌相摸。遺書氏政。絕之曰。秀吉起微賤。為先右府所拔擢。攻城野戰。立功弓馬之間。既而遇變。故提兵東上。誅夷逆臣。以答右府恩眷。遂忝太政之任。佐天子以定亂。逆叛者伐服者撫。七道豪傑。無不從我。所麾汝民政。負險恃力。敢不修朝貢。狡詐貪婪。輕蔑天子之命。夫天地之際。一有違詔勅者。而漏於誅討。秀吉耻之。修乃城池。厲乃甲兵。明年。吾將操玉節。率諸軍。以正汝氏。

政之罪。書至相摸。氏政不以為意。曰。彼欲以虛聲脅我。彼誠來。大舉則少食。小舉則少力。是易與耳。秀吉遂令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國發兵。以明年三月會京師。其遠京師者。便道直赴關東。命長束正家運粟二十萬石至駿河。又出金一萬枚。糶於海道諸國。時海路久絕。民皆憚風濤之險。曰。海龍王為祟。秀吉笑曰。吾受王命。討不庭。何物龍王敢得沮我也。作檄投之。投海而進。使水軍三將與長曾我部元親護糧船以東。十二月。德川公來請約束。氏直因公謝罪。請入朝。秀吉弗許。於是會德川公以下將帥。開關東地圖。指畫部署。真田昌幸素與德川公惡。時在下坐。不得

窺圖秀吉呼前之曰。吾以家康為海道先鋒。以汝為山道先鋒。昌幸感喜。退而謂人曰。得殿下一言。多於得百萬封矣。十八年正月。德川公送其嗣子為質。秀吉賜之姓羽柴氏。名秀忠。遣歸之曰。卿以其與氏直有姻焉乎。吾何疑卿哉。德川公乃空海道諸城。除道供帳以待。二月。秀吉召毛利輝元守京師。弟秀長守大坂。令德川北畠前田上杉諸將以其兵先發。三月朔。自我服入朝。受節刀于陛。拜辭。起出關上馬。率騎卒十七萬。而東部伍整肅。鎧仗鮮明。使士民縱觀之。氏政盡召八州城主。集于小田原。遣親信將帥拒箱根諸城。以兵數萬守其後。二十七日。秀吉至沼津。明

按直末
舊誤作
直乘

郭一作
郭

日。自上山。候視敵城寨。即夜下令。令秀次以五萬攻山中。信雄以三萬攻韭山。而德川公以二萬五千直踰箱根。明日。諸將蓐食並發。秀次以中村一氏為先鋒。令徒陣近城。城上銃丸雨注。一柳直末死之。一氏厲眾。攻破其郭。斬敵將間宮好高。進薄內城。其騎士渡部了攀。環而上。秀次乃麾軍齊登。走城將比條氏勝。信雄亦破韭山郭。德川公陷三城。至酒匂。戍兵皆潰。四月。秀吉率諸軍抵小田原。建牙于石垣山。夜令萬卒築城焉。糊紙于壁。望之如聖城。兵驚以為神。秀吉攜德川公登城樓。下視曰。關東八州在我目中。不日取以予卿耳。德川公拜曰。幸甚。秀吉附其耳語曰。

卿亦居小田原乎。曰然。秀吉曰。不可。我嘗觀地圖。自此迤東可二十里。有地曰江戶。襟帶山海。地濶土肥。卿宜居此。德川公曰。謹奉教。於是令諸軍圍城數重。水軍將士。又破沿海諸城。而來會焉。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將北陸兵三萬。以真田昌幸為先鋒。入上野。大導寺政繁。以松枝降。導入武藏。下七城。攻鉢形。秀吉遣淺野彈正少弼。木村常陸介助之。二將別徇武藏。攻岩築。淺野氏嗣子幸長。稱左京大夫。甫十五。先登。遂拔之。二將遂徇上野。至二總安房。一月。下六十餘城。而小田原固守不下。有流言曰。德川織田通款城中。衆情疑懼。秀吉即從迫臣數人。與信雄俱飲于德

川氏營。明日。與德川公。俱飲于織田氏營。衆疑卽釋。遂令諸軍休戰。築長圍。更番游息。徵海道妓樂。置酒高會。秀吉與德川公以下。造歌詞。被之。譁呼連晝夜。以示據久之意。城兵大困。德川公初度大衆。久屯。穀價必騰。私命其吏多蓄糧餉。已而長束正家。掌漕轉。米粟狼戾。乃服秀吉善用人也。當是時。豐臣氏軍環城而陣者。幾三十萬。山陵林麓。莫非兵者。關以東。望風降附。相馬。秋田。南部。津輕。諸族。或執謁軍門。或使使納幣。項背相望。伊達政宗。使人覘其勢。還報則大懼。乃肯修使幣。就德川氏乞降。德川公戒使者曰。不可。亟來謁。六月。政宗與百餘騎入下野。路塞不得

通。還由越後信濃。間行至箱根。請謁秀吉。秀吉問謁者曰。政宗狀貌如何。曰。齡可二十歲。而彼髮奇偉甚。秀吉不許。輒見。使人詰責之。曰。吾受王命。經略天下。雖遐方絕域之人。莫不來歸。汝屈強東北。擁兵數萬。未嘗發一介之使。葦名義廣歸心王室。而汝擅攻之。是何故。政宗答曰。義廣納臣之叛將。結佐竹岩城。以圖滅臣。臣欲討二本松氏。以復父仇。又為義廣所拒。故臣日夜攻擊。終得克之。臣在敵中。不知四方事。及殿下東伐。然後知天下有所歸也。是以來謁。秀吉又使言之曰。汝之所陳。果無偽也。則盡獻所得會津仙道之地耳。不則亟歸汝國。徐修守備。吾討滅北條。

氏。然後見汝於戎馬之間也。政宗曰。臣生死唯殿下之令。况邑土乎。致其侵地。乃入見。秀吉便服而坐。慰勞之。問曰。卿在陸奥幾戰。曰。三十餘戰。秀吉曰。是村巷小鬪耳。意未知部勒大兵之法也。因起。引政宗而出。下臨廣壑。秀吉在前。指示曰。彼畿內軍也。彼坂以西軍也。彼海道軍也。政宗唯唯。莫敢仰視。既罷。遣歸。諸將交勸留之。不遣。曰。遣之。是猶縱虎於野已。秀吉哂曰。吾不用寸兵。而取五十四郡。非汝輩所知也。政宗退。謂人曰。關白天威也。遂去之。國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長束正家等。於是攻降館林。遂攻忍城。城將成田長康。在小田原。其兵留守不下。秀吉令彈正少弼。

父子助攻。終降之。景勝利家亦降鉢形。以下諸城并降。附五萬人來謁。秀吉不甚賞。二人頗嘆之。秀吉謂近臣曰。二人非無功。然降輒受之。不足稱勤勞。或降或屠。恩威並行。然後可賞耳。二人聞之。復發屠八王寺城。還効首級。秀吉乃賞之。於是八州諸城大半皆破。而其將士在小田原城內。我兵虜其父母妻子。視之。將士逃降相踵。我侍史山中某與成田長康善。秀吉命陰以書招之。長康乃送款。秀吉使德川公以其降書遺氏直曰。子之將帥皆有貳心事。已危迫子。盍早自為計。氏直與氏政議。召長康不至。乃環柵長康營。置兵監護。自是城內人人相疑。秀吉遣黑田孝高

北條氏降

羽柴勝雅入城。見氏政父子。說以禍福。氏政不肯。七月。氏直遂出。就德川氏營乞降。德川氏避嫌不敢通。使之因勝雅。勝雅以告。秀吉許之。使氏政致城而出。因謂諸將曰。吾此行欲誅不庭之臣。今而釋之。是失信天下也。吾欲誅氏政而釋其餘。諸將曰。善。乃遣使者四輩。就氏政舍。賜死。秀吉覽其首。罵曰。汝輕蔑王命。敢笑侮我。今如何也。使石田三成齎之京師。梟于一條尻橋。氏規聞小田原既下。亦以韭山降。乃縱氏直。氏規等三十人于高野。給俸百口。尋給萬石。乃舉北條氏故地八國。以賜德川氏。別以十萬石為其湯沐邑。舉德川氏故地五國。以賜信雄。信雄不肯受。秀

吉怒曰。卿才不可爲民上。吾特以先右府之子也。欲厚封之。卿乃薄之乎。乃放之秋田。賜駿河于中村一氏。甲斐于加藤光泰。尾張及北伊勢五郡于秀次。參河于池田輝政。田中吉政。遠江于堀尾吉晴。山内一豐。有馬豐氏。信濃于森忠政。石川數正。仙石秀久。論關東諸豪功罪。黜陟之。執大導寺政繁。誚之曰。汝以北條氏舊將。而首降於我。我之功臣。乃北條氏之叛臣。叛臣。天下罪人。吾不能私釋焉。乃誅之于櫻田。遂引兵東下。至宇都宮。伊達政宗。南部信直等皆迎謁焉。八月。至白河。命淺野彈正少弼。入谷吉隆。石田三成。檢陸奥出羽地。問諸謀臣曰。吾欲擇一將鎮撫東

北。卿等皆陳所見。衆所對各異。秀吉曰。皆非也。非蒲生氏鄉無可者。賜氏鄉以會津仙道十郡。以葛西大崎。賜木村秀俊。政宗因故土。賜米澤長井。謂氏鄉曰。爲我守東門。因指授方略。戒德川前田上杉氏爲之應援。終整諸軍。凱旋至岡崎。吉川廣家受命守焉。則迎饗之。明日。以鞍馬三百餘匹送秀吉。秀吉擇黑馬騎焉。屏具徒御。獨吉川氏卒栗棲武格者爲之圍。行入尾張。秀吉指路傍聚落。謂武格曰。此名中邑。吾所生長也。吾欲一往觀。汝能從我乎。武格曰。謹諾。於是秀吉騎入中邑。留武格于閤首而入。周馳街巷。出遂召邑中父老。笑曰。吾藤吉也。父老皆惶恐俯伏。秀

吉曰。比吾少時。邑閭甚整。戶口亦似滋息也。因賜之酒及物。與語舊故而去。九月。復命於京師。於是東國盡定。而伊達政宗心懷缺望。陰誘土兵作亂。少弼豫度。陸奧必亂。造十餘砦。留兵守之。而西大谷吉隆。猶留檢田甚急。十月。土兵四起。葛西大崎亦苦秀俊之政。叛攻其城。秀俊走。保佐沼。告急於氏鄉。氏鄉即發會雪。擡行至井繩。察政宗有異心。遣人促使會師。政宗不得已。出次吉岡。氏鄉身往其陣。面議事。政宗大驚。氏鄉破賊二壘。乘勝而進。政宗稱疾不從。氏鄉行布陣以備之。進破名生壘。政宗追躡視其陣堅。不敢擊。氏鄉乃迎秀俊。置之名生。政宗數謝無他。氏鄉使

立功自効。乃攻下宮崎。賊黨悉潰。少弼時至駿河。聞亂即還。十二月。氏鄉欲歸。而慮政宗有變。少弼乃令政宗納質。十九年正月。氏鄉取其質。還會津。秀吉得警報。遣秀次赴討。使石田三成促德川公會師。聞氏鄉已定亂。則皆途還。閏月。氏鄉來京師。上狀。秀吉奪木村氏封。予之氏鄉。氏鄉又獻政宗通賊手書。秀吉怒。馳使召政宗。政宗即發。二月。至。曰。吾自分誅戮也。作貼金傑柱。使人揭前行。及詰問。陳謝甚辯。乃示其手書。政宗佯愕曰。其書甚肖。特華押有微異者。驗之果然。秀吉即釋之。先是。南部氏族九戶。政貫叛。氏鄉與少弼攻而下之。是歲五月。復叛。據福岡城。葛西

莊內應之。秀吉命秀次赴討。曰：必勦之，使莫復萌。命德川公助之。曰：命卿掌東北三道軍務。其便宜從事。乃奏以政宗為四位侍從，與氏鄉俱為先鋒。令少弼及堀尾吉晴監其軍。因密諭氏鄉曰：吾知政宗反計矣。顧彼膽略可愛，故釋不問。以安反側。事平，則奪其地予之。汝耳。八月，秀次入陸奥陣，三迫氏鄉。政宗攻下九城。上杉氏奉命會師，擊平莊內。諸將遂圍福岡，誘降政實以下魁首三十人，劾之。三迫秀次，斬以徇。焚殺其餘黨。以秀吉命，徙政宗于葛西大崎。以其地加賜氏鄉，并食白萬石。遂巡視國內。按據士民課東邊諸侯築城大崎，以置政宗。然後歸。是歲四月，大納

言秀長卒。以秀次弟秀俊為嗣。襲其封。十一月，秀吉大獵于參河。初，秀吉定關西，召松平之綱，賜邑于川後。及定關東，更賜遠江伊勢之一萬石。曰：償懷金也。

